

觀察

· 元萬三售份每 · 日四十二月四年七十三 · 版出六期星逢 ·

第九期



第四卷

專論
國大評論
再論美國大選
目前所需要的文字改革

儲安平
費孝通
陸志韋

辯

日本復興問題

劉子健

觀

傅作義的困惑與北方局勢

觀察記者

察

陝北密雲將雨

觀察特約記者

通

總統副總統之選

觀察特約記者

信

成都四九血案詳記

觀察讀者投寄

週末闢欄

談今天的學生

余才友

文藝

許勇三的音樂

戴文賽

書評

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

樓邦彥

讀者投書

樓巖山的一幕 米本位 心理的獨立
把學生抓做壯丁 海南島之鐵輪日
土革問題

發行所：觀察社

社址：上海(5)北四川路一九七二號內一號

電話：(02)62432
電報掛號：590027

訂閱價目

平寄：三十萬元
掛號：四十二萬元
航空：四十七萬元
郵資：六十七萬元
國外：半年美金四元

觀察合訂本

第一卷上册 有售
第一卷下册 有售
第二卷上册 有售
第二卷下册 有售
第三卷上册 有售
第三卷下册 有售
郵費：掛號每册三十八萬元
掛號每册十七萬元

廣告價目

封面套色三千萬元
普 全面二千六百萬
半面一千四百萬
通 上面八百萬

退稿附郵

平退：附郵五千元
掛退：附郵一萬元
航退：附郵一萬五千元
航掛退：附郵二萬元
如欲退稿，務請附郵事後函詢，不易登覆

定戶注意

讀者惠函查詢或更改地址，務請註明定單號碼，否則無從查復

讀者投書

棲霞山的一幕

編者先生：棲霞山是南京郊外一塊小地方，除本地農民耕作外，並無多餘可以生產的土地或者可以出賣勞力的工作，生活出路，非常困難。但是近來難民不斷由南京被趕來，山洞住滿了，搭起草棚，日間所賴以生活的唯一辦法是打柴。但因柴山是本地人的，客主之間，一方面是要保護自己底利益，一方面是靠它吃飯，爭執衝突，常有發生，最近更不幸演了一幕流血慘劇。

三月十六日，難民三人上山打柴，突遭地主方十餘人圍打，難民當被擊倒地，其中有父子兩人傷勢最重，頭部被刀砍寸深，暈厥不省。經警察拘辦，雙方願意和解，言定由兇手出食米二十四石，受傷者實得二十石，餘四石作醫藥及調解費（警局、鎮長及代表等分得）。和局初定，局方以所得微薄，堅持送地方法院，雖經難民一再讓步，亦未見允。受傷難民家屬以生活無着，要求全體坐牢，亦遭拒絕。

案子送到法院，一拖再拖。送到法院的輕傷者，（重傷的未送法院）傷口漸癒，等到開庭審訊，法官說：「你們難民對地方上要客氣。你們沒有錢打官司，回去算了。」難民無知，也沒有錢，祇好抱冤回來。在這期間，社教學院學生曾捐款四百八十萬元給重傷難民醫治，尚幸都被治好。現在，難民們沒有辦法再在這裏生活下去了，本月十四日，他們燒掉草棚，決定回鄉，雖然家鄉正是共軍區，他們願意回去當兵。

這是一幕現實的活劇，原來難民到南方來，是希望得到保護，但相反却遭到遺棄和損害。現在兩黨相爭，一方面是爭取人民，一方面却遺棄人民。替政府着想，這樣的政策和措施實值得人憂慮。

劉志鈞上 四月十六日 棲霞山

米本位

編者先生：黃帝曾以黍百粒為一尺，那時已將米為量制的標準了。現在通貨膨脹，到了看到法幣就想不要他的光景，我亦仿古，提出將幣制拿米來作標準。辦法很簡單：第一，政府發行米券，分「合」「升」「斗」「石」；第二，將無銀的銀行，改為有米的米行，隨時兌現，儲放匯兌業務仍有；第三，譬如說，目前市價，一粒米值一元，量一合或一升米來數十數，得出折合率，一次數過，即老照此兌換，全國照此辦法，諒一個月就可將法幣統統收回，以後不再提「元」，就以「合」「升」「斗」「石」為單位。

這制度的優點很多，我還未曾考慮到劣點，略舉之：第一，發行米券後，政府在發行時印刷一次，不至像現在「印機天天響，物價時時漲，難出無量數，仍是跟不上！」倘不是用破紙了，當無須累累添印。第二，銀行改米行後，由各地糧庫撥少數食米，以備升斗之民兌現，米商也可同鹽商一樣在合法利潤下自由經營，事實上，當不會擠兌。我回想當年鈔票新出時，大家因攜帶儲藏方便，曾競相掉換，可以證明。第三，大財主法幣雖多，我相信不會有這許多倉庫，並且會放廢米囤放久了是會壞的，所以不怕他們興風作浪，他們在米券過多後，自然祇好投資於生產事業了。第四，倘發行其他換湯不換藥的紙幣，總歸挽回不了經濟之亂，掉換之初，或許紊亂更甚。倘發行硬幣，則物資沒有工程浩大；而此則雖仍紙張加印刷，可是有米為保，折合率直截明瞭，實行起來，當不會紊亂，日久也必安定，何況目前社會事實，像房租，黃包車夫要價等等，

都已照米為單位了。第五，米價再也沒有漲與跌；高利貸自動滅跡；第六……一時也想不到許多，望財界大雅君子，博碩之士，羣起研究，而予以「最短期間，促其實現！」

胡杭生 四月十日

心理的獨立

編者先生：這幾天關於積石山探險的「笑劇」已經有很多記述。現在拋開雷諾不說，我們該看看自己能不能做點事情。民國初年蘇文海定並無現代交通工具的便利，却走遍了「我們的」西北，為什麼我們自己不能夠！積石山探險必須完成，這不是什麼做給別人看看和面子問題，而是對國人「心理的獨立」的一個考驗，讓我們把我們自己的積石山弄個明白，從而建立不必依賴外力的自信。自己做的事多起來，才能認清自己的力量，民族的自信才能恢復。

薩本棟博士是個忠厚人。我熟知薩博士主持國立廈門大學八年的治事精神，他是個決不放棄最後一點機會的沉默的工作者。如果無論從那一方面能給他一個機會，他必將同從事此項工作的科學家們克底於成。中央航空公司已經拿出飛機來了，難道竟沒有人響應嗎？

要求學術獨立也好，政治獨立也好，經濟獨立也好，先得相信自己有獨立的力量，並用事實來證實這力量。以往的不說，先從這舉世已知的積石山探險做起吧。

歐陽思漫 四月十日 高雄

把學生抓做壯丁

編者先生：三月七日傍晚，有胡部一六七旅某連連長帶新兵一連乘車路過咸陽車站，趁天黑人少之際，抓起西北工學院學生許姚二人，當時撕毀學生證，拋掉校徽，並嚇令剪髮，為禁止喊叫，施以毒打，經附近小販通知，西工學生多人集於車站，派代表交涉。不料尚在談判之時，該連士兵竟向羣眾開機槍掃射，發彈百餘。

海南島之鐵輸日

編者先生：我國以海南島之鐵輸日，不知是何用心。鐵是軍器工業要品，昔漢治萍與東北鐵礦輸日，日人即用以製軍械與機器，而增加其軍事上與經濟上侵華之能力。前車可鑑，豈可再蹈覆轍？

丁求真 四月十六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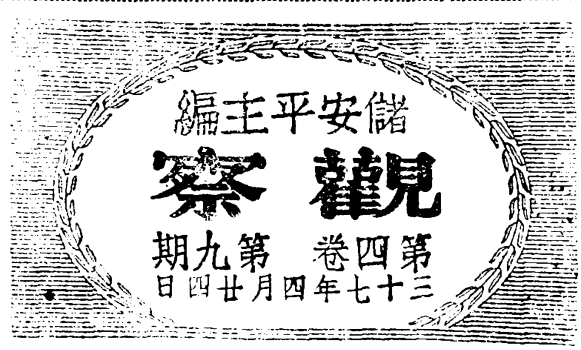
土革問題

編者先生：最近讀報看到許多討論土地改革的意見，似乎土地改革今天又被人器重了。有一位先生在世界日報的社論中大聲疾呼說，趕快實行土革，等到沒有土地時就後悔不及了。大公報十七日社論也有一篇「如何實行土地改革」的文章，要點是「實行耕者有其田」，「為農民利益着想，「使地主從事勞作」，「土改應配合耕者治其村相輔而行」。前者醇醇而聽者渺渺。在根本上就腐化了了的政府，活猶不易，要他實行土地改革，消滅封建，平均地權，談何容易！一句話，現在要封建買辦的地主豪紳階級來實行土改，豈不等於要他們的命麼？

鐵生 四月十七日 北平

本刊傳統

一、祇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四個基本原则，本刊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各人獨立發言，自負文責。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體裁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
二、本刊在任何情形之下，不刊載不署真姓名的任何論文。



編主平安儲
見觀
期九第 卷四第
日四廿月四年七十

本期作者

- 儲安平：復旦大學教授
- 曹幸迪：清華大學教授
- 陸志韋：燕京大學教授
- 劉子德：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研究員
- 余文友：北平經世日報編輯
- 戴文賢：燕京大學教授
- 橫那彦：北京大學教授

國大評論

儲安平

一、訓政問題

這次國大開會的情形很糟，糟到連國民黨的黨報都不得不出而指責。據我們所看到的京、滬、津各地報紙所載有關國大會場情形的記載，字裏行間，大都含諷帶譏，印象不好。有人認為國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開會，會場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難望理想，這是第一次的民主學習，大家應將期望的尺度放寬一點。不過我們應當指出，天下事情，不也像樣也有個不像樣的限度，在限度以內，大家可以原諒，超過了某種限度，便使人難於默滅。像這樣一個二千多人的會議，要希望每一議事，每一發言，都按規矩短，有條有理，自然未免求之過高。但是動輒起噓，隨便喊打，亦未免失之過份。國大代表來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們亦不能希望每個代表的發言禮貌，都能符合水準，但報載居然有人高喊「媽他民的主」，則未免相去更遠。本人目睹會場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氣之徒，直奔講壇，若無職員勸解，定必扭成一團，偌大一個會場，東一簇，西一簇，亂哄哄，氣沖沖，儘管主席嘶啞喉嚨，要求維持秩序，可是無人理會，一片喧囂，一團亂糟，使我們這些旁聽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簡直無感可想。我們細加分析，造成這種不體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識問題，一部分是修養問題；而兩者實際上仍然是一個教育問題。就知識言，本人親耳聽到一個代表發言，謂「國大有修改憲法之權，如其我們這次不修改憲法，就是我們沒有盡我們的責任」。此種邏輯，不知何來。修憲之案，尚須三讀通過，舉行二讀會時，有一位代表大嚷，說上次業已通過，（所謂「上次」，實際上是一讀會。）爲什麼還要討論？有人告訴他議案須經三讀，始能通過，這位代表還是不服。國大代表，不遠千里，進京開會，而不肯在事前稍爲補充自己知識的知識，嚴格言之，可謂有虧職守。就修養言，民主政治的原則是誨理，喜歡打的朋友何必競選國大代表？要誨理就得聽反對的意見，不願意聽反對的意見的人何必競選國大代表？民主國家的會議代表，都應具有某種水準以上的教育素質。我們應維持這種水準，我們應提高代表的素質以符合這種水準，我們不應降低這種水準來遷就代表的素質！

這次國大開會之糟，業已衆口一辭。但是大家都在議論國大代表的品質，而很少有人追究這一個失敗的國大的責任應由誰負。本人認爲這次國大開會情形如此之糟，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國大代表所負的責任小，二十年實行訓政的國民黨應負的責任大。會議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議員的素質如何；議員的素質如何又得看選民的素質如何以及國家政治上的風氣如何。選民的素質高，產生出來的代表的素質自然也跟着高；國家在政治上的風氣好，選舉的成績自然也跟着好。國民黨訓政前後二十年。經過這二十年，本來是三十歲的人，現在已經五十歲了；本來二十歲的人，現在四十歲了；本來是十歲的孩子，現在也變成爲三十歲的人了；至於三十歲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國民黨的訓政階段中長大的。在這次的大選活動中，無論選民或競選人，大多數都是在二十歲至五十歲之間的公民，這些選民與競選人的素質的高下，不能不說與二十年來國民黨訓政的成績無關。當初中山先生遺教，認爲「由國民革命所產生之中華民國人民在政治的知識與經驗之幼稚上，實等於初生之嬰兒。中國國民黨即產生此嬰兒之母。既產生矣，則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所以訓政的目的，即在訓練人民如何行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政權。然而我們現在從國大的選舉以及這次國大開會的情形來看，國民黨訓政二十年的成績究竟在什麼地方？衆所週知，這次國代和立委的選舉，弊端百出，弄到發生命案、選官被控、絕食抬棺，笑話之多，開中外古今紀錄。選舉的成績如此，國民黨對於這二十年來「訓政」的這段歷史，何以交代？再說代表素質，今日國大代表的素質，難道都是理想的嗎？難道都够得上國家的水準嗎？假如國內還有素質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質更好的公民無法產生，因之使國家的政治水準得以隨之提高？國民黨對於此點，有何自解？我們很坦白的說，從這次國大選舉和國大開會情形來論，國民黨二十年的訓政是徹頭徹尾的失敗了！國民黨要有勇氣，對於這點應當坦白承

也。也許他們看到這二十幾天來國大的情形，內心裏也在懊悔。但慚愧是消極的。過去的雖然過去了，但如國民黨能夠從過去的失敗中得到一種教訓，則過去的失敗猶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失敗。行憲以後，實際上掌握權力的黨還是國民黨，我們希望他們能夠拿出良心來，拿出勇氣來，全盤改變作風，真正替國家做點事情。祇有以國家為第一，才能大公無私；祇有大公無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祇有有成就的人、團體、黨派，才能在時代的洪流中立腳！

二、總統問題

關於總統問題，我們要分幾點來談論。

一、在現實政治裏，第一任總統是蔣主席，幾乎成爲一個不移之局。四月四日蔣主席正式表示不願出任總統，一筆驚人，於是各方揣測叢生，有的認爲這是一種姿態，有的認爲這是一種消極的表示。據我們所知，蔣主席這着絕對不是一種「姿態」，這也不但不是一種消極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種最積極的做法。這是一着棋，一種政策，絕不是「姿態」，而是一種「決定」。何以言之？原來在政協時代，大家制憲，都以蔣主席爲對象，想用各種方法來限制他的權力，因「當初大家假定，將來的總統一定是蔣主席。蔣主席宣佈不出任總統，這是一種戰略，企圖使圍撲他的人撲了一個空。據說這是蔣主席在姑蘇靜思以後的決定。蔣主席是喜歡負責任的人，憲法給總統的權力加上種種限制，這一點，就蔣主席的性格來說，是他受不了的。同時，至少在蔣主席看來，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須由他來主持，總統既無權，他祇好改任有權的職位，這就是早在一個月以前，本刊四卷四期所載蔣主席可能不做總統，改長行政院這一報告的根據。所以，不做總統做行政院長，絕不是消極的表示，而是十分積極的決定。無奈國民黨的黨人了解他這一政策，這一謀略，還是哭哭啼啼的認爲要是他們的蔣總裁不出任總統，他們的黨就完了。聽說蔣主席這次非常生氣，認爲他的黨人不但不幫他的忙，甚至還不能瞭解他。但是結果呢，各種實際形勢，仍然要求非由蔣主席出任總統不可，而其救濟的辦法是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授總統以非常的大權。蔣主席不願出任總統，本來是爲了總統的權力太小，現在「權力」的問題既然有了補救辦法，蔣主席自然可以「俯順輿情」，出任總統了。這就是這次總統之選所生的曲折的一個最客觀最正確的分析。而在這個分析之中，我們應可得到一個結論：蔣主席不擬出任總統，改長行政院，這多少還近於「人選就制度」的精神；現在，爲了要蔣主席出任總統，通過「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授以大權，則就又走了「制度選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說，現在在中國，除了蔣主席，還有什麼人可以出任總統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着兩個問題：一、在現實的國民政府政局裏，還有那一個入能有像蔣主席所有的那種通籌全局的權力呢？二、競選就是一種比賽，也可以說是一種挑戰（Challenge）。現在有那一個入敢起而與蔣主席挑戰（競選

）呢？（陪選另作別論）由這兩個問題，引起了一個更更基本更基本的問題，這一個更更基本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進而研究的，即爲什麼在這樣一個人口衆多的國家裏，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除了蔣主席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人，在聲望和權力方面，可以勉強和蔣主席儕與並列的地位呢？十幾年來，社會上對於中國的政局有一種籠統的印象，認爲當局御人，常採「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辦法。我們看，在黨務和教育方面，這一面有一個陳立夫，那一面就有一個朱家驊；財政經濟方面，這一面有一個孔祥熙，那一面就有一個宋子文；軍事方面，這一面有一個何應欽，那一面就有一個陳誠；派系方面，這面有一個CC，那面就有一個政學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種均勢的局面，大家都環繞着一個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個全國性的領袖人物。這種情形，據我們所能了解的，對於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實在是一種基本的、十分嚴重的缺陷。因爲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全國性的領袖必不能僅限於一人。所以我們看，在英國，保守黨有保守黨的黨魁，工黨有工黨的黨魁，兩個黨魁在個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國家的活動中，都能保持獨立的地位，所以一旦邱吉爾內閣垮台，艾德禮也一樣能起而組閣，掌握國家的大舵。在美國，現在正忙大選，我們看，共和黨、民主黨、第三黨，都各擁有一個全國性的領袖，一旦事勢需要，均可起而執政。假如一個國家，祇有一個領袖，或者祇容許產生一個領袖，這種國家絕對不夠條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現在蔣主席業已當選爲總統，我們希望以後政府當局，能多替國家培養幾個政治領袖，特別是反對派的領袖。

第三、純粹從政治制度着眼，這次我們選舉總統，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兩字是因爲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適當的字眼。總統選舉法裏雖然規定可以自由簽署提名，實際上那是給無黨派的獨立人士一種機會，以便沒有黨籍的獨立人士亦可競選總統，至於政黨方面，按照各國通例，其候選人仍應由政黨提出。這次國民黨沒有提總統候選人，由簽署提名的總統候選人也沒有發表競選演說，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是，國民黨裏竟然有兩個人出來競選總統。這算什麼一回會事呢？我們學政治學的人簡直沒有法子解釋。而尤其妙的是，居正最初表示就選總統，其後又說不競選了。不競選，且罷了，還發表了一個聲明，說「余不揣庸朽，偶聽朋友勸告，出而競選總統。嗣經記者圍繞，率作片面談話，雖曰吹笙引鳳，識者已竊笑矣。茲幸經本黨全會深切研究，鄭重決議，一致懇請總裁出而應選爲第一屆總統候選人。輿論既有所歸，議論衷衷於一，余身為黨員，應即服從黨議，再不作競選言說，以淆觀聽。」讀了這個聲明，簡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居氏身爲司法院長長多年，總統之選，何等鄭重，而忽競忽不競，真是使人迷惑；而結果呢，讀者也許不免要捧腹大笑，因爲居氏仍舊是競選了！從這件事情，我們可以說一句話：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隨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對於政府失望！

第四、這次參加國大的政黨，除國民黨以外，還有青年黨和民社黨。這兩

個黨這次都沒有參加競選總統，這也是奇怪的事情。組織政黨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權俾可實現本黨的政策耳。競選總統，本黨不提候選人，而去支持他黨的領袖，政黨史上，事不多見。去年四月，國、民、青三黨共同執政，共同擁戴蔣主席，是猶可說，現在行憲，三黨各自獨立，法理上的立場已變，那還能承襲三黨共同執政時代的作風？曾琦還要發表聲明，說什麼總統要具五個基本標準，五個附帶條件，真可謂「其臭不可聞也」。假如這批臭蟲都趕不出中國的政治舞台，請問中國的政治那有清明進步的一天？

三、副總統問題

第一、關於副總統，國民黨一黨有四位候選人，其不合理，正如國民黨一黨有二人競選總統一樣，已詳前論，此處不贅。嚴格言之，國民黨應當祇提一個人出來競選副總統，現在擱起不管，聽他們去自由競爭，無非顧全事實。由此可見，今日中國的政治，一切還是以顧全事實為主，以顧全制度為次。在這種政治作風之下，還談得上什麼實行「憲政」！

第二、關於選舉副總統，在國大代表之間，我們最容易聽到的一種論調是：「糟糕，這幾位候選人都是朋友，叫我到底選了那一個好呢？」我們願意告訴代表諸君：「你們錯了！人民選舉你們，是委託你們，要你們替他們挑選一個最好的副總統，你們不應當從『朋友交情』的觀點來作投票取捨的標準。你們這種話，初聽好像沒有什麼，細加研究，就十分嚴重，因為這牽涉到你們對『代表』職責有無基本的認識了。」

四、憲法問題

第一、國大開，就有許多代表要求修改憲法。憲法不應修改，此處不談，而會場上所鬧得如此一團糟，歸根結底，還是吃了憲法一百七十四條的漏洞的虧，憲法一百七十四條文云：

- 憲法之修改，應依左列程序之一為之：
 - 一、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
 - 二、由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得擬定憲法修正案，提請國民大會複決。此項憲法修正案，應於國民大會開會前半年公告之。

右文第一款，立法院依法議決之修憲案，應於國民大會召開之前半年公告之，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國人注意，有充分討論之時間，並使國大代表及政府當局都能明白一般輿論的背向。但是同條第一款為什麼不作同樣的規定呢？這是一個漏洞。憲法是國家大法，絕大多數的公民沒有機會表示意見，由二千個代表一下子便可隨便修憲，這是很危險的。假如一百七十四條第一款，也規定由國民大會代表總額五分之一所提議的修憲案，應於國大召開前半年公

布，至少這次國大召開後，便不致因修憲問題弄得「滿屋皆噓」了！

第二、政協時代，按照張君勱的主張，將四權散佈於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權，是謂國民大會，即所謂有有形之國大為無形之國大。其後國民黨召開六屆二中全会，堅決反對，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終於妥協，保持國民大會之形式，而減削其權力，使其職權僅限於（一）選舉總統副總統，（二）罷免總統副總統，（三）修改憲法，（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這次國大召開，總統副總統尚未選出，第二款「罷免」一項自然談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複決立法院的修憲案也談不到；憲法尚未實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見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務，乃在選舉總統副總統；除了選舉總統副總統外，並無其他權力。但國大代表，不甘寂寞，一開會就要求討論國事，聽取施政報告。從法理的立場言之，凡此皆與憲法規定不合；在憲法的條文中，國大代表並無此種權力。政府當局宣稱，此次召開國大，即為行憲之始，而不料國大開，國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壞憲法的行為，同時政府居然接受國大代表的要求，各部會首長一一到會報告施政，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國大代表的後面，從事破壞憲法。所以這次的國民大會，在政府的原意，也許視之為行憲之始，而事實上，這次的國民大會，却變成為毀憲之始，國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領導毀憲，這一點是使一切愛護憲法的公民，都引為遺憾的。

第三、國大代表要求修改憲法，主要的動機是認為國大的職權太小，要設法增加國大的權力。就人情言，他們這種心理我們是極能瞭解的。可惜國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們祇站在「國大代表」的角度上看國大，而沒有從整個國家制度的角度上看國大。為歐美民主國家上下議院所有的種種職務和權力，在現行憲法上，已分由監察立法兩院行使，無需再半空中殺出一個國民大會來分權。這個國民大會在現行憲法中，本來是一個很特殊的組織。為什麼有這個組織呢？最初因為中山先生的遺教中，有「國民大會」這一名目。張君勱主張人民直接行使四權，即稱之為「國民大會」，其實，人民行使四權，就是人民行使四權，直截了當，還叫什麼國民大會不國民大會呢？這無非是為了顧到國民黨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國民大會」這一個名稱。後來因為國民黨六屆二中全会反對，故仍使國民大會變為有形，而改變了它的職權。這就是現在「國民大會」的來歷。現在許多人，包括國民黨和政府裏的開明份子，想來想去，還是張君勱的辦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國大為無形，認為國民大會是不需要的。這次國大代表的選舉，已在憲法頒佈之後，既然競選國大代表，理應對於國大代表的權力，有一瞭解。假如認為國大代表的權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權力，則當初為什麼不去競選立委，而却競選國大代表？在國家的整個制度中，國民大會本來就是這樣一個東西，不站在國家整個制度的角度來看，却僅僅站在自身權力的角度來看，鬧着要增加國大權力，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國大通過了一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理由是現在是一個「戡

「亂」時期，應當給予總統以非常的權力。我們對於這種理論，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算不是憲法的一部分呢？假如認為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是憲法的一部分（四月十九日王世杰在國民大會上解釋，謂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是一種憲法的補充條文，既稱為憲法的補充條文，當然也就構成爲憲法的一部分）則我們認爲：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大法，這個根本大法理應籠罩到一個國家無論在戰時、或在平時的一切統治的原則，決不能說，這部憲法，平時可行，戰時不可行。美國在將近三十年中，兩次參加世界大戰，我們也沒有看到一到戰時，美國憲法便要增加補充條文，授總統以特殊的權力。假如認爲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不是憲法的一部分，則爲什麼要由國民大會來通過這個「動員戡亂時期條款」？歐美各國在非常時期，雖亦有授權行政首領以若干特權，但此種權力，均由立法機關所賦予，國民大會非立法機關，由國民大會來授權行政首領，於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產黨稱爲「共匪」，動員戡亂。我們現在即從政

再論美國大選

費孝通

四月開始後，關於美國大選的重要消息，可以在普通報紙上看得有下列幾項：

七日訊：華萊士在印度安納州競選運動遭受暴力威脅。包括退伍軍人二千人之羣衆，曾企圖衝入華氏預定出席演講之演講廳。鬥爭中，華氏工作人員三人受傷。
八日訊：威斯康星州共和黨預選會結果，司徒森得代表十九人，麥克阿瑟得八人，杜威一無所得。
十日訊：杜魯門與艾森豪晤談，並未談及政治問題，艾帥重申其立場：渠已決心不作總統候選人。

十一日訊：華萊士在芝加哥演說，第三黨已有極大的進展，它的繼續增加的力量，把恐懼扔到反動派的帳營裏。
十一日訊：美十三州民主黨負責人集會後表示一致「衷心」支持杜魯門並願請南部諸州民主黨人亦支持杜氏。

十二日訊：蓋洛普民意測驗報告：若美國大選在今日舉行，杜威，麥克阿瑟，范登堡，司徒森均可擊敗杜魯門。
十二日訊：今日爲杜魯門進入白宮三周年，渠宣布接受提名爲總統候選人，惟民主黨內拒絕支持杜魯門者爲數不少。總統未因目前個人政治生涯之艱難而失眠，惟此非表示渠不懷憂慮。

十三日訊：莫斯科電台廣播，攻擊艾森豪說，這位戰時盟軍最高統帥是反動派，是右翼的民主份子。美共和黨推他作總統，是想繼續美國的侵略外交政策。克里姆林宮首次對艾森豪的批評無疑的蘇聯領袖對美總統競選扭着心。

這些消息表示下列幾個趨勢：

府的立場來說，則我們認爲，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團兵到太湖去剿匪，在性質（nature）上並沒有什麼不同；不同的祇是「匪」的數目的多或少，「匪」的組織的鬆或嚴，至於政府出兵剿「匪」這一行為，其本質上並沒有什麼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麼「臨時條款」，授總統以非常之權，則豈不是將來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去圍剿湖匪時，也須增加什麼「臨時條款」，授總統以大權嗎？要是這樣，則我們的國家也就永遠沒有回復到平時的可能，我們的憲政也永遠不能走上正軌了。所以就純粹的法理立場，增加「動員戡亂時期條例」，其理不通。（三）中國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來推動，使這個國家進入於法治境界。要講法治，即須儘量使制度法律化，人選就制度，不要制度遷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權。假如我們隨便便便，今天一個特殊條款，明天一個特殊法律，這樣下去，我們永遠不能達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們認爲國民大會通過這個「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都和憲政的精神不符。 四月二十一日

一、華萊士的第三黨在繼續壯大中，它的勢力已經侵入中部保守勢力強大的陣地，反對他的人已經不能不放棄民主手段和他爭抗，而採取了卑鄙的「打手」策略。「打手」策略必然會刺激中立人士，增加對保守勢力的憎惡，增加華氏的聲勢。

二、共和黨推舉麥克阿瑟來統一特權利益的陣容，在麥氏基本區的威斯康星州已告失敗。普通共和黨員並不願批准「戰爭」，而傾向於以威爾基第二自居的司徒森。

三、民主黨陷入苦惱，還想不出對策。杜魯門聲望日落，但是除了杜魯門，還是找不出更強的王牌。黨內分化依舊存在，北方民主黨的進步勢力和南方民主黨的保守勢力尚沒有回籠象徵。

四、這些消息中的一個謎是艾森豪這個角色。莫斯科廣播挑定這屢次申明不願競選的人物來打擊，表面上看去似乎是無的放矢，但是克里姆林宮放出來的箭頭却又常常是浪費的。杜艾會晤內容如何，局外人自難推測，但既然否認和政治有關，又重申無意競選，其中必有文章。

今天接到三月十三日出版的「民族」周刊，讀到兩篇文章，一篇是 Dale Kaner 的「民主黨內日增的反叛」和該刊主編 Freda Kirby 的「寄語華萊士」，對於第四點裏所提到的這個謎找到了一點來蹤和去跡。民族周刊對華萊士的第三黨運動一向是反對的。反對的理由是在：黨內鵝蚌相爭，給敵黨的漁翁坐收其利，會把美國政權推入反動勢力的掌握之中。他們是在手段上批

評華萊士，認為不如以華氏的力量去壓迫民主黨重返羅斯福路線，不宜獨立競選，分裂進步勢力。這兩篇文章的立場基本上並沒有太大的變動，但是三個月來事實的演化，使他們認為杜魯門的重選機會已經近於絕望，所以提出了一

「一定要是杜魯門麼？」(Must It Be Truman?)的問題來。杜魯門泛海回來，看到華萊士的聲勢涵涵，自然不免一肚子的氣，氣得使他很有一點沈沈不住了。他光是說華萊士應當到他(華氏)喜歡的國家去，可惜的是華萊士最喜歡的國家却是美國。杜魯門雖是總統，但不比其他國家的總統，不能包辦全國人民的意見，眼看美國人民中喜歡華萊士的一天多一天。「槍斃華萊士」的急話也有人說出來了，但是在美國人民還消化不了法西斯主義時，這種話，不要說是行動，已經够給華萊士多拉幾張票子了。杜魯門晚上儘管還能安睡，但是白天似乎記心也已不太好了。在向國會聲明從來沒有想調解過中國內戰，建議過聯合政府這一套時，顯然是犯了健忘症。一個人在政治上走上坡路時確會左右失據，愈做愈尷尬的。

杜魯門儘可下了最大決心再也不理這討厭的Bully。問題却是在民主黨：爲了和華萊士鬥氣而偏偏支持杜魯門終於在大選裏慘敗呢，還是另外想想法子呢？政治裏諷意氣固然有，但也不是常軌，常軌却是成敗第一，那是說考慮力量。

杜魯門在民主黨裏既已開罪了左右兩翼，中間勢力如果硬是支持他，他還有一點希望。中間勢力包括反對華萊士的自由主義者的ADA(民主行動會)和CIO(工業協會)。可是最近ADA在二月裏的大會中對大選事決定了不作硬性規定。CIO的主席滿瑞表示並無支持杜魯門之意——這兩方面也對杜魯門撤退了。因之一般看法是：杜氏休矣。

杜魯門既已休矣，民主黨挑誰出來競選呢？艾森豪的名字於是又被人提出來了。這位卸下戎裝出長最高學府的文武全才和這次大選似乎脫不了干係。先是共和黨要徵他出來。他堂皇的發出了一個軍人不宜從政的聲明。這聲明細想來是怪有意思的。艾帥不願入主白宮，儘管留在學府裏好了，爲什麼要拖出這個軍人不宜從政的大題目呢？這不能不使人想到另外兩位大帥，麥馬兩將來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包含「大家不競選」的警告。據說艾帥並非真的不熱中，他不願接受共和黨的提名是受了馬帥的勸告。後來他又向發表他的聲明的New Hampshire報紙表示，他嫌共和黨太保守，不够味兒。這是留一筆文章在後面做的意思。這是說，如果馬帥同意要他作民主黨候選人則還是有商量餘地的。至於他怎樣吞下自己放出軍人不宜從政的話，那是技術上的技術問題。

艾帥可能在民主黨裏抵得住華萊士的。擁護艾帥競選的呼聲最早是發生在兩年前勞工的圈子裏。CIO的滿瑞請他去演講之後才有這種運動。密歇根的議員Soucheski曾表示支持艾帥，而他所代表的區域正是華萊士的一個根據地。民主黨想在華萊士手上搶回一些選票，其勢不能不借重艾帥。南方保守勢力對艾帥印象也不錯。田納西的議員Tom Murray反對杜魯門而支持艾帥。至

於羅斯福夫人等一流自稱爲自由主義者對這位反蘇的將軍更不會不擁護。這是客觀形勢，客觀形勢決定局面的力量顯然比主觀的飾詞重要得多。——這也許是克里姆林宮不能不有一點担心的原因。

民族周刊所代表的是居中偏左的自由主義者，他們還在想把華萊士弄回來。「寄語華萊士」一文中就充分表示了這種主張。作者說：「有很多理由使我相信重新合作的機會最好是要華萊士自己發動。正因為他已表現出有力量可以擊敗他的舊黨，他把握住了足以重振民主黨政策的特有地位。不論他個人的雄心怎樣大，華萊士先生在進步勢力中太重要了，不應祇以阻礙杜魯門爲滿足。他必須相信他還有更大的使命，就是，因爲世界局面及他自己的反叛所形成的形勢中已經證明祇有他才能幫忙實現政治陣線的基本重組。」

「華萊士既握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很可以表示他的大量。如果他利用他現有的槓桿去和民主黨幹部的主要自由分子協商共同支持一個比杜魯門爲進步的候選人，他自己退出這場競爭，他的領袖地位將比給塔虎脫或杜威一個被選機會將要高的多。」

這段話底裏有幾個假定：一是華萊士第三黨是沒有機會勝利的，二是如果華萊士固執會分裂民主黨，所以他的行動對美國進步趨勢是消極的，三是華萊士的競選祇給共和黨造機會。從這三個假定上看去，華萊士在表現了他的力量之後，可以回來影響民主黨的政策，支持出一個進步的候選人了。如果華萊士回到民主黨陣線裏，下一屆總統屬於民主黨的機會是很大的了。

華萊士怎樣呢？我不知道。但是上述三個假定能否成立是還成問題的。現在離開七月裏決定各黨候選人的時候還有三個月，這近一百天裏華萊士的力量還能長到多少大，我們也不易估計。據說現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形勢。如果杜魯門天天吵戰爭，華爾街的大老闆還是這樣發瘋，三個月之後，華萊士的聲望可能更高，他甚至可以總統候選人資格回到民主黨裏來了。如果他堅持第三黨獨立競選，到十一月初才大選，他還有半年的時間。這半年的時間誰能保證他不能再獲得三分天下之中的另一份呢？祇要華萊士的聲望在漲價，他沒有理由半途而廢的他的力量去爭取一個杜魯門以外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華萊士聲望會不會增加呢？這要看杜魯門對不對他忙了。華氏的聲望可以說是一「主戰派」攪出來的。美國人民生活好，生命值得留戀，對於戰爭是不會不厭惡的。祇要戰爭空氣濃，而仗又打不起來，華萊士的地位也必然愈漲愈高。事實上，主張戰爭的集團顯然一時收不下蓬來。今後半年裏大概還是嚷得兇，而逼着無數的親和情人去投票。

依我在一「攪天下」裏的分析，美國政治正在走上英國的形式，保守和進步兩種勢力，將要分成兩個主要政黨。這個過程是否在這次大選裏完成，我不敢預測，但是從趨勢上說，這是一件日形顯著的事實。到目前爲止，我可以說的是，在進步勢力方面，因華萊士的堅決和努力，已經有了行動的基礎，第三黨。而另一端，却還在矛盾和分裂中得不到一致。杜魯門快完了，麥克阿瑟透不出來，大家眼睛看着艾森豪。艾森豪能作爲保守勢力的統一象徵嗎？我還懷疑。

四月十六日於清華勝因院

目前所需要文字改革

陸志韋

——四月七號跟北平師範學院學生談話——

上一回，我在這裏談到現在中國教育上的基本問題。我說的是：中國的唸書人，自古以來，頭一樣會給皇上統治老百姓，其次是自己用文字發發牢騷，應酬人情。至於老百姓，根本就不需要唸書，也根本不願意唸書。直到現在，他們要的是生產資本，生產技能，不是方塊字。他們要的，我們唸書人拿不出來。

前幾天，又有人在北平市參議會提了個議案，要想法子減除文盲。這原是好意。唸書人還敢想當領袖，想必是他們定我們在文字上有技術，並且有熱心領導羣衆了。可是我們能做點什麼呢？開幾個識字班，宣傳班吧，就算有這筆經費，全北平城總數也款不到萬數來個學生。因為我們能給的，不論內容、方法、文字，他們都不歡迎。

我看我們把自己認識的幾個方塊字看得太有用了，太神秘了。其實就在文字上，我們也沒學到做領袖的本事。今天我把教育上的基本問題先擱在一邊。假定我們要想掃除文盲，我們是有心在文字上指導老百姓的，我們首先得問自己是文盲不是。

就我個人說，我得坦白的承認自己還是半個文盲。我頂多只能說知道一點士大夫的「文」。中文、外國文、我還可以對付，可是老百姓所需要的，他們的「文」，我就知道得太少了。他們要雞子，我們給石頭子。單我個人是這樣，倒沒多大關係。要是大多數的文人全都是這個樣子，都是自己又要筆，轉轉文，儘是在唸書人的小範圍裏轉，你寫了我唸，我宣傳，你被宣傳，一輩子是寫不出一個道理來。白話運動的老前輩，這三十年來，說的是什麼白話，寫的是什麼白話？國語教科書是什麼樣子的國語教科書呢？提倡平民教育的，儘嚷嚷大眾文學的，他們說的、寫的，是給誰享受的呀？不還是給你，給我，給這一羣已經認識方塊字的人麼？問題太嚴重了。

基本教育的內容該是個什麼樣子，大眾文學該說哪種的大眾能聽的話，這一類的問題我不能回答。我單想講點語言文字的形式跟技巧。這問題可以從兩方面分析他。第一得問我們該用什麼詞彙，什麼文法。第二得問寫什麼形狀的字。用方塊字，還是用別的體，比方拼音文字什麼的呀？

我先說第二方面，只能大略的說說，因為我不願意多說，也不敢多說。我看，漢字是適當的教育工具不是，這問題不只是某一黨某一派的人才應當研究的。不論是主張民主的，共產的，甚至於軍閥獨裁的，要想在中國的土地上扎住根，非得講究教育的工具不可。我個人有我的信仰，說出來像是武斷的，

不科學的，可是今天我沒工夫說明這個理論的來源。所說的呀，只算是一個人

的條件，信不信由你。

第一，用漢字推行民主教育太不容易了。就一般人的經濟能力看起來，六年義務教育的期限實在太長。何況這六年之中，所教的差不多只是幾個漢字。別管是公民，是史地，名目好聽，內容還是漢字，還是搖頭幌腦的唸。六年以後，背熟了那些漢字，還是不能寫封長信，看張報紙。這失敗雖然不能全歸在漢字頭上，可是漢字也得負大部分的責任。

第二，用漢字不用跟中國的統一不統一沒關係。不錯，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的是漢字，可是現在中國的統一，要是光靠漢字，中國早就分裂了。

第三，拿漢字寫的古文學從前只有少數人能欣賞，以後也只好還讓少數人欣賞。古文學有能翻成白話的，比如孔子、墨子的教訓。也有不能翻成白話的，比如詩經、杜詩。像後頭這一類的，老百姓得自己從新創造。那倒不限定用那一種字體了。

第四，漢語確實能用拼音文字寫下來。有些個人只問拼音文字需要不需要，可從不研究他的可能不可能。一件事儘管是急需的，可是做不成，那不是白着急麼？我準知道國語能用拼音文字寫下來。國語成，別的方言更成了。因為國語的語音很簡單，所以同音的單音詞也很多。國語要是能用拼音文字寫，廣東話就更成了。

第五，國語的拼音文字非得用四聲符號不可。我並不主張每一個字都得上符號。不過在原則上，我們得先肯定四聲符號是漢語拼音的基本條件，然後再研究在那種地方可以把符號省下去，可萬不可以先肯定符號的不需要，然後零零碎碎的，偷偷摸摸的，一個一個的往上添。比如「買」跟「賣」得要兩種寫法，大家都承認，可是普通白話裏，得用四聲符號分別意義的例子還多着呀。我以為教會羅馬字跟拉丁化都不能當做民主教育的工具。這兩樣只能教人民受宣傳，還不能教他們自由發表意思。

以上是關於文字形式的話，該拼音不該拼音。這雖然是基本問題，我們反倒不敢多討論。多說也沒有用，因為我們沒機會試驗去。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還得用方塊字，用他辦農村教育；也用他寫小說寫新詩。

我先申明，我不反對文言文。要是有人還能寫像「左傳」「莊子」那個樣子的散文，杜甫那個樣子的七律，我們在琉璃廠撿上，我一定大恭維他。這是屬於古玩一類的東西，當然假古玩不如真古玩好。可是今天我光講白話文。

用漢字寫國語，不是通行快三十年了？小學教科書裏難道沒有白話方塊字麼？還「改革」什麼呢？我要說的，不是簡筆字之類。把「奮鬥」寫成「奮抖」，那個也就是長旗袍剪成短旗袍罷了。我也不想說「他牠牠」，那不過像裏小脚的戴上烟筒帽罷了。

我們的大毛病倒是極容易診斷出來的。病根在乎寫白話的人不寫白話。爲什麼不寫白話呢？有人不知道白話是什麼。有人知道了，可不敢寫，因爲讓新八股給嚇住了。這些年來，我們只能在小範圍之內罵罵街，湊湊趣。

白話運動剛開頭就犯了兩個大錯。頭一個是錯認文言是古白話。這一點證據也沒有。全部「詩經」就沒有一首真正的白話詩。古散文裏頭，偶然來上幾句白話，倒是有的。也有比較接近白話的，比如宋朝的語錄，跟元朝的上諭。還有文言白話混合得亂七八糟的，比如北曲的道白是古官話，崑曲的丑白是蘇州話，其餘的曲文就不成話了。再摩登一點的，「九尾龜」裏的妓女說蘇州話，老舍小說裏的人物說北京話，可是敘事寫景就够不上純粹白話的資格。我們認識不夠。肚子裏又塞滿了臭方塊字，一不小心，嘔吐了一地，把白話文給糟塌了，讓人惡心。有些人管輕鬆一點的文言文叫白話文。真要典故不太多的，中學生唸得懂的，就可以選成「白話文」的教材。還有人自己做文章，光把「之乎也」改成「的了吗嗎」，時時策論搖身一變，也居然就是新文學了。

我們爲什麼老是檢垃圾堆呢？因爲同時又犯了第二種錯誤。老百姓的話我們嫌他太寒酸，太囉嗦，太「貧乏」。他們連「貧乏」兩個字都說不上口，多麼可憐呀！但每句話說，我們根本瞧不起白話。北平人說話，句法跟詞彙，「貧」到連「程」都說不出。有誰做過記錄沒有？統計過沒有？沒有。

先說句法。老太太說話不如西洋博士，當然囉。教授們在課堂上咬文嚼字，最喜歡說複式的句子，比如「你要是來（啊），我等你」。「你就是來，也太晚了」。「除非你來，沒有辦法了」。「你既然來了，……」。老太太們說的只能開門七件事。真的，一整天，一星期，都用不着一句那種複式的句子。可是問題不在乎他們在短時期裏說這個樣子的話不說。問題在乎他們會說不會說。我們說了，他們懂不懂。滿懂。沒有不懂的。只要你說的是國語，不是上海國語，或者是欽定教科書裏的國語。你要是說「你如果來」，他們可不懂了。一個人說話，只要會用這幾套套句的格式，什麼深奧的道理，不論科學、哲學、文學，就全都說得，寫得清清楚楚了。要是人家還不能懂，那是因爲內容太複雜，太新鮮了，跟語法的太囉嗦，太寒酸沒有關係。老百姓的句法並不「貧乏」。

詞彙呢？老百姓能說的字限够使不够呢？北平人說「貧嘴」，就是嫌人說的字限太多。一個京油子說不過「嘴」，兩邊都可以是文盲。大教授們的詞彙，特別有像我們在南方生長，用國語讀書的人，才真是「貧乏」了。

照老規矩，我們把文言文的字限分成兩類，叫做虛字跟實字。老百姓說話不厭之虛字。北平話的單音詞差不多有三千，裏頭倒有多半是虛字。單音動詞

跟形容詞就有一千四百，我們一輩子也用不盡他。實字有時候不够用，因爲環境的簡單。沒上過警察局的，就用不着說「警察局」。這幾年來，可都學會了說「司令部」「合作社」了。這一類的名詞學起來真是容易，就學他幾萬個也滿不費勁。大飯莊的夥計能說一套專門名詞，像開機關槍似的，何況現在又加上英法大餐呢。總而言之，單就字面上說，我們能教給老百姓的，他們一學就會。他們能教給我們的，我們根本就覺着太寒酸，我們自己嫌太「貧乏」。比如說「黑不溜丘的」，南方人聽不懂，北方人不敢寫。白話文學於是乎有「黑黝黝的」，「黑×的」，「×黑的」「黯淡的」。要不然你查「佩文韻府」罷。

除了這兩種錯誤以外，白話運動的歷史上又偶然發生了兩項不幸的事情。那些大文豪，在早期差不多全是南方人，差不多全是不會說國語的，到如今還沒想學國語。說官話的爲數不多，說北平話的絕無僅有。認識幾個方塊字，唸唸「紅樓夢」「水滸傳」就覺着够格了。更不幸的，那些文豪十之八九又都是留學生。他們實在覺着外國話比中國話好，說起來條理清楚。且別說國化句子寫出來時髦。我們在小地方，無意之中，已經受了不少的洋罪了。中國人誰不會說「他來的時候，我正喫飯」？可是學了一年半載的英文，怕就會寫出「當他來時，我正吃着飯」。前幾天我看見了一張標語，是這七個字：「那些狗們臉紅了」。狗真會臉紅不會，倒沒多大關係。可笑的是「狗」跟「人」都有「們兒」。更可笑的，是把整句翻成英文，不會像用漢字寫出來的那麼整潔。可見得這毒中得深了。

這白話運動敢博是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風行一時的是「八不像」的白話文，

不死不活的，
不南不北的，
不文不白的，
不中不西的。

小孩最可憐。他說「我就來」，就寫個「我就來」。老師提起筆來改成「我使來」。現代方言的「便」字只有兩種用法，一是「隨你的便」，二是「大便小便」。這「我使來」不知是什麼「便」。反正寫字不比說話，讀書不比做粗事，教育是教你變成廢物的時裝西服店。國語教科書是現代化的「神童詩」「百家姓」，是中外洋舉人的初步工具。文言是打倒了，科舉可沒打倒。八股變成時務策論，時務策論又變成八股，八股又變成時務策論，時務策論變成新文學，新文學又變成時務策論，時務策論又變成新文學。變來變去，變出好些小政客，小官僚來。

那末，我們該做些什麼呢？至少可以改變改變科舉的頭腦。白話文是不能從古書裏學來的，必得跟說白話的老百姓學。你不想學白話，就甭寫白話了。我並不主張每一個字必得聽老百姓說過以後才敢用漢字寫下來。比如老百姓只說「想一想」，我們可以說「思想思想」，「考慮考慮」，「研究研究」，「估計估計」，「打算打算」……雖然說的多半是廢話，還算得上中國廢話

，還像個樣子。說話都是個分寸。這是修辭學的範圍，不必多說他。

我們都應當改過自新。六年小學已經把白話教成「八不像」的白話文了。新文學又添上些個濫調，比如「夜之神在地平線上展開雙翼，在蔽護着歸巢的小鳥。小鳥們，你們安眠罷」。我希望先喫一點瀉藥，把一肚子的骯髒先瀉乾淨了。學生的大毛病不在乎文章寫不好，在乎說話說不利落。教國文的先生先別管「道德」、「文化」、「思想」、「倫理」、「主義」那些大詞。先學說話罷。說什麼，寫什麼。說不清楚的，然後再講修辭。上海人、廣州人，不會說國語的，一邊學國語，一邊乾脆，老老實實的，寫上海話、廣州話。我包保你在文學上、心術上、思想上，都會進步得很快。要不然，你就寫文言罷，別受罪了。文盲文另是一套酬世錦囊，也會教人飛黃騰達的。

要澈底明瞭國語的白話，首先得做一個詳細的國語記錄。我們始終沒記錄過北平話。拉車的，說相聲的，老太太談家常，說地道國語的大教授公開講演，小孩打架，地痞流氓罵街，各式各樣的人說國語，他們用什麼句法，什麼詞彙？至少得記好幾千萬字，那才算研究國語的基本材料。

怎麼記法，讓什麼人記去，記完以後怎樣分析材料，這都得憑心理學跟語言學的專門技術來決定。這個樣子的工作乍看好像是勞而無功的，可是是必需的。費時費力不必怕。我費了三年工夫，採集了一個北平話單音詞的詞彙。當然錢多，人多，就不必浪費那麼長的時間。可是得有人做。在整個教育計劃上，這算不了什麼。可是現在的教育部，平民教育機關，跟基本教育委員會，想得到這件事麼？願意考慮為老百姓，為文化，造一點功德麼？

辯「日本復興問題」

劉子健

安平先生：第一次在觀察投稿，討論日本復興問題（三卷廿四期），提出一個反的見解。據國內朋友來信說，大遭各方指摘非難。我事前因為在日本，未能讀到各方討論日本問題的主張，而輕易動筆，掛一漏萬，自有斷斷與不健全之處。本也只是提出來供各方批評，意在拋磚引玉。事後適因離日本來美，相距更遠，只看見費孝通先生的通訊。（觀察四卷一期）此外聽說許多批評中均有誤會。願借篇幅，簡短答覆。

先作一般答覆，聲明個人立場。第一，我沒忘記日本的殘暴。淪陷中兩度被日寇拘捕，毒刑之痕痕猶在，而且將隨我入墓。參加東京審判，在日政府密檔中搜出不少證據。身當其任，更覺警惕！第二，我不是官僚，被邀與審事出突然，是臨時向燕京大學辭職的。所做之事，限於

有了這基本材料，才可以着手編國語詞典，建設漢語文法，選擇平民教育「千字課」、「三千字課」的詞彙，規定國語教科書的文法格式，還有別的工作。沒有他，任什麼都是空話。現在的欽定國語教科書是用不得的，害人一輩子的。政客官僚，還有社會上真正的熱心人聽了我這一番話，也許真有人想試一試。那我再貢獻一點意見。做事得由能做人做，肯做的人做。官僚，政客不行，糊塗人也是不行的。糊塗糊塗採集的材料不中用。採集的手續並不像試驗原子能那麼精細，可是一舉一動都得從基本的科學知識出發。這不是裝門面的事。

還有，像那些大一統的思想家現在巴不得統一國語。怎樣才能統一國語呢？政治上的，文化上的種種困難先不說。單就文字來說，第一步就得編幾部合乎國情的教科書。這教科書得用國語寫，絕不能遷就方言，可是不能不參考方言。比如北平人說「飛機飛起來，飛起去」，全國人都說「壓根不成」，人家就難學了。北平人說「飛機飛起來，飛起去」，南方人只說上一半，不說下一半。哪個樣子的國語文法最容易通用全國呢？這些都是芝麻綠豆的小問題。可是不要不懂，就沒有資格編國語教科書。用國語寫文學作品，另是一回事。我們的知識得遠超乎統一國語教科書上的國語，得有國語詞典，得學京油子的北平話。

末了，話又說回來了。我希望國語教科書或則是國語文學能寫到這種程度：將來萬一我們可以試用併音文字了，只需把漢字翻寫成字母（拉丁字也好，注音符號也好，反正逃不了這兩種），我們的作品還可以有保存的價值。那末，用漢字也罷，用拼音也罷，困難就很少了。

提出證據。雖係外交部委派，從未去過外交部。去年就請辭職，來美就聘，兼以讀書，今年才准，即忽忽就道，還我醫生面目。第三，兩年在日，歷在大公盆世兩報寄稿，最初則警告國人，日本恢復甚速，不可不注意。從來看到美國助日，已成國策。轉覺呼號已晚，唯有急起直追，在美日關係中，插進中國去。在美國發表的英文稿如此主張，中文稿也一樣，可以廿五年十二月廿日大公報那一篇為代表。最近在觀察所刊的一篇無非是研討「現在該怎樣辦」！前半段說日本復興，不過工廠國家，無甚可怕，於是大受攻擊。後半段說雖不可怕，而確需要想辦法，主張亡羊補牢，作退一步之計，由妥協中爭取地位，從合作中去奪門。這些希望，似未能引起諒解、注意與討論。

我並不滿意美軍佔領政策，因為除了許多毛病之外，

至少它於中國不利。我也不滿意中國關於日本的外交政策，因為雖然有種種苦衷和困難，它究竟未能取得中國應有的地位，而且不夠積極。但往者已矣，來者可追。論外交，則不能僅憑反對與消極的抵制，而要取得實際上可能取得的最大收穫。愚昧之見，以為中國恐無力阻止美國助日。轉須考慮今後美國是否會更租日！因此不計個人毀譽，就東京孤陋寡聞的臆斷，提出主張，「希望美國合理的協助中國建設……不得反對美國商業勢力在遠東的過度發展……贊成日本發展為和平的工廠國家，却不贊成全由美國去支配」（原文）因為深恐只是反對，與事未必有補。另一方面，更深恐政府仍不振作，則一誤再誤，而變為完全是美國的日本，壓向中國而來。而目前努力掙扎，似尚有希望，可以挽回頹勢。這固然是沒出息（下接第十三頁）

傅作義的困惑與北方局勢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戰局重心在華中。因為蔣主席在國大政府施政報告中，已經開下了一三個至六個肅清黃河長江間共匪」的支票。「元首無戲言」，就事實與政府急圖論，南京的意向也是如此。不然，如果真的有個「五月渡江」，那行憲政府是吃弗消的。

共軍在「北邊緊打南邊緊竄」的大主題下，他是要整個控制東北做為總基地，並從而擴充華北交通與指揮系統，孤立各大城市，使明日之華北做為今日之東北。儘管政府要把華中看為主戰場，共軍在華北東北乃至西北的進攻是不會放鬆的。惟有這樣，他才可以分散國軍的兵力，相對的減輕華中的壓力，即使國軍能大部控制華中，他也可以在北方獲得補償。如果東北西北華北聯成一片，單以地理形勢論，這個力量要形成是不能忽視的。

聲譽日隆

困惑愈深

傅作義是政府在華北最後的王牌，不能說他沒有他的一套辦法，他將察綏搞成一個小康的局面，絕不是偶然的。但是對於整個華北局勢是否可以扭轉，這得要看無情的時間是否允許他從容部署與調整。他自己也一再說「不會有奇蹟」。現在南京召開的國大，對這張華北的王牌，於檢討軍事之後，更加珍視。始則電慰專機失事，繼則有北方代表要求在華北統一事權，將一切軍政責任交給他，另外還有人叫他會國滿第二，一「聲譽之隆」，可以說為傅氏五十四歲以來所未有，遠遠超過了收復百靈廟和五原大捷的時代。過了河的「文卒」尚且非拚命的向前不可，何況是過了河的「武卒」呢？但是在一個過去遠處邊陲，具備孤臣孽子的心情而習慣上「以退為進」的傅將軍，「受寵若驚」四個字，恐怕還不足以形容他飛機失事驚魂初定的心情。所以在他申謝國大代表電文中還有一句「惶悚萬狀」。這絕不是客套

的謙遜，而却是他的心情的真實寫照。因為現在察綏強敵壓境，小康局面岌岌難保，河北軍政尚未開展，他的有力助手河北主席楚溪春也在他飛機失事時勞碌過度病倒，華北大局還在未定之天。而東北凍開路澤後的沉寂就將逝去，共軍在北滿呼聲着第二線兵團訓練完畢，已督師開往前線，東北共軍第八次攻勢，恐怕要隨着春盡夏來以俱到。「八一」字在多年來政府人士中的腦子裏是個非常討厭的數字，有點像西洋人之對「一十三」。在東北國軍已經拖過了共軍七次攻勢，八次如何呢？東北華北督齒相依，身負穩定華北支援東北的重責的傅氏，環顧華北，看看長城線內外的烽火，的確會使他心情不安，面對着大環境及今日的聲譽而有所困惑。

棋局比戰局需要兩個眼

華北惟一的全線通車的鐵路，那裏有線有面，如以棋局比戰局，那算是一個完整的「眼」。河北雖然有幾條交通線，有津沽港口，但是因為缺乏「一面」，難以構成一個完整的「眼」。傅楚兩氏在河北日夜汲汲以求的是希望在河北也做成一個「眼」，所以河北的一切軍政工作都可看做「造眼工作」。因為必需有兩個完整的「眼」連在一起，才算是「一片活棋」，才可以向外邊殺，連上熱西，熱西就算是活了；連上錦州，錦州也算活了；擴大一點說連上瀋陽太原，那東北山西就可喘一口氣了。退一步講，如果有了兩個「眼」，就是無力接連，也可在周邊應付圍攻。我們仔細檢討，河北這隻眼是否已經做成了呢？無疑的現在不過是個開始。

河北的「眼」還沒做成，共軍聶榮臻部二月中旬就保定外圍虛點一鎗，沿着冀西山地向察南晉北去了。他的目的固然可以說有下列幾種：(一)破壞察綏春耕，造成政府更大的

的兵力，配合着晉綏邊境上的姚諸賀龍各一部，向察南雁北剿總防區軍，使得華北剿總防區後門起火，看來好像傅作義專機失事一樣，同是驚險的一幕。但同樣也是沒有什麼，僅僅表皮略受擦傷，察綏小康之局並未全毀。換句話說，就是還沒有傷筋斷骨，使得察綏癱瘓，華北改觀。不過長八百八十公里的平綏路是已經不通了，察南雁北綏東南有幾座縣城易手，共方宣傳在這個地區裏解決了傅部一萬八千多人，可見並沒有指出有大大數目的武器，而且所謂被繳的部隊是補十

七師，補三十二師等，當然另外還包括一大部份地方團隊。我們知道傅作義的部隊多半是「雙料的」，有正副號之別，比方有正號的十七師，另外還有一個副號的十七師，副號的十七師就是補十七師，用正規部隊的輪重兵團等名額成立起一兩團新兵來，也叫做十七師，訓練不足，槍械不全，專門是為了補充正號的，當然這樣部隊戰鬥力有限。共軍僅解決了他這種部隊，可以說明一點，他的主力還沒有受到折損

痛。察南雁北的戰事是在三月二十日爆發的。察綏組訓民衆的一個重要目標，是要在必要時能以做到「空室清野」。軍方一再宣稱，是給匪向察綏的進攻，是給予察綏人民一個重大的放險。一放險什麼？記者認為是無疑的看他們將做到如何程度的空室清野。共軍沿晉察山地裏順北進，補給困難，如果空室清野做得徹底，是沒有方法在那裏立腳的。但是看看現在共軍遠盤旋在察南雁北，也敢放出來傅作義的「空室清野」辦法還不如他的理想；另一方面聶榮臻姚諸的越趨不前，固然是因為前面有傅部主力，同時也可解釋為「空室清野」給予他不少的阻力。

捕捉共軍主力，是國軍作戰的主要目標。然而海底撈針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兩年多的武裝捉迷藏，演出了不少的悲喜劇。傅作義對察綏防務早有部署，前已述及。他的第一個假定方案，可能是準備共軍再度圍攻大同，以于鎮河代表楚清春，憑借內外戰以來大同的堅強工事固守，到共軍攻

小廉之局 表皮擦傷

有做成，共軍聶榮臻部二月中旬就保定外圍虛點一鎗，沿着冀西山地向察南晉北去了。他的目的固然可以說有下列幾種：(一)破壞察綏春耕，造成政府更大的

勢達到某一階段，然後以主力分日乘虛集擊兩鉗南下，內外夾擊共軍，殲滅他的主力。可見共軍在陽高天鎮折斷平綏路後，並沒有認真以主力圍攻大同，這一個機會當然無法獲得。

第二個假定方案，那又是共軍攻入蔚縣，踏入察南門戶，以主力出花稍營桃花堡，進攻宣化張垣。這時國軍主力反擊，殲滅共軍於桑乾河北的平原地區。從共軍主力進入察南及對平綏東段的破壞看，共軍是有進攻宣化張垣的企圖，因為平綏東段是華北剿總長城內外主要的樞紐地帶。這一段路上要有了問題，那可能使華北交通及指揮系統錯亂。但是他必須注視一個事實，那就是冀察熱邊境上及平古線的變化。如果共軍在這個地區得手，使平綏國軍陷於兩面作戰，聶榮臻才有撼動張垣宣化的力量。而平古路上的共軍被石覺部一直追擊到北平東北二十里鋪，並未得手，察北崇禮等地雖有小股共軍出現，並不能牽扯張垣的大部兵力，因此聶榮臻也沒有敢大踏步的前進，傅部集結着的主力，也不願輕於分散使用，於是桑乾河北

岸的會戰趨於幻滅。傅作義將軍只有按兵不動，先來個傳令嘉獎石覺，再來電空軍第二軍區司令徐康良祝捷，讚揚空軍在察南懷安附近轟炸聶榮臻第三縱隊。

綏東南共軍攻佔豐鎮、涼城、和林格爾，做出了一個威脅歸綏的態勢，並分散國軍主力，使得得戰線拉得更長。但是歸綏國軍也早有了準備，五左右剿總在北平發出了一條歸綏防務不得用「軍息」或「剿總發表」等字樣，準備在集寧歸綏外圍與共軍主力決戰，可能是國軍的第三個假定方案。但情報無通，不沒有把握的仗的狡點的共軍，雖然這道宣傳是空城，他却不敢向那種宣傳上的空城進攻，於是綏東南會戰也不可能。這也使得表皮略受擦傷而得不到主力會戰機會的國軍當局，甚為困惑的問題。

戰的方式，遠程奔襲，乘虛搗毀，在晉察綏邊區山地與國軍推磨兜圈，不敢做主力接觸，以破壞國軍地方組織及春耕，但最後勝負之決定還得要看主力決戰。但是主力決戰的機會將怎樣獲得呢？兩方的算盤都夠精，都願意以逸待勞，在地形與民衆於自己有利的條件下決戰，因此決戰的機會眼看來到了又倏忽逝去。難以得到有決定性的軍事上的勝負。在國軍方面却不能忍受時間永遠向下拖去，因為表皮已經被擦傷了，需要趕快治療，起碼得先塗上一點紅藥，不任其潰爛，是要影響健康的。一句話，無論如何，不能再教共軍在察南雁北生根，永遠威脅着後門。

圍魏救趙
深入冀中

剿總發言人評論察緝的戰局說，「聶榮臻覺得在河北平原上佔了便宜，於是採取運動

軍冀中主要根據地，使聶榮臻放鬆了察南雁北，回到河北平原來，但聶榮臻是否會聽傅作義這樣的「調遣」呢？現在還看不出來，傅氏康復後十六日又已飛往察緝佈置軍事，也或許借攻入冀中軍政要地河間宣傳一番，鼓舞士氣，開始反擊。

向冀中進擊的國軍，打着救民先鋒隊的旗號，骨子裏是以鄂友三的騎兵為主力，他到了津南很久，地方上的首長還不知道他是鄂友三。行蹤是相當的機密的。河間是共軍冀中軍區的軍政中心，軍政、文化、生產及訓練機關很多，更有大的倉庫及兵工廠，這次被摧毀，確乎損失很大，華北剿總發言人說「這回冀中大掃蕩在兵力上看當然不是決戰，但在物資上看却是一次最大的決戰。一剿總發表在河間一地摧毀的共軍機關有以下這末多：冀中軍區司令部、冀中行署、汽油庫、地雷製造廠、第八軍分糧草總廠、軍鞋廠、被服總廠、冀中區生產促進會總倉庫、廣播電台、晉察冀日報社、新華書店、冀中軍區幹部團、中共中央黨校、冀中參謀訓練團、造紙廠

只有向前衝，不能再吝嗇自己的血本。水水戰役打了一個平手，折損軍師長各一，銳氣受了一點挫。香河戰役他打垮了冀東共軍一部分地方團隊，又將士氣稍為提高一點。河北軍政工作的開展，現在才剛剛開始，至少還得兩三個月才能看出效果如何。上月廿日爆發的察緝戰事，戰火燒到華北後門上去，這又是一個大的放險。他要在困難裏設法突出當前的困難，使這個中外注目的大放險，攻不垮他，而能以在塞外保存住一個眼，在河北造成一個眼。

經綸滿腹
深得三昧

傅作義是一個非常精細的人，用心之苦，治事之勤，是很少有的。尤其對於進退出處之間，更有一套。離開山西，並不輕於對閻錫山有異言；全國抗日浪潮掀起的時他去打百靈廟，談着「不怕事，不惹事」的不軟不硬的論調，抗戰時守太原，替閻錫山盡了一勝之力；回到綏西生聚教訓，五原大捷，讓着青天白日勳章；內戰開始之初，攻打集

寧張垣，解圍大同之前，發表了一封給毛澤東的公開信，白稱如果怎樣，自己願意下野；到張家口後又讓讓察省主席，去年對華北剿總總實也是讓再讓二，到蔣主席親到北平宣佈命令，才勉任艱鉅。就任華北剿總總司令後，一再說明不會有奇蹟發生，並未開出具有年月日及數字的支票。還說一切要依靠人民，決定於人民，要用一五分經濟，三分政治，二分軍事」來剿匪救民。這些論調與行徑之間可以看出他的經綸。中國傳統的政治哲學就在進退出處之間，他似乎是深得其中三昧。在練兵用兵也有獨到的地方，而且非常能合時宜。在他剛離開山西率三十五軍到綏時，那時北方是東北軍，張少帥的勢力鼎盛時代，東北軍是以儀容着的，（商震對於練兵有一個理想就是東北軍的生活表儀容，西北軍的生活紀律北伐軍的頭腦思想）三十五軍一時亦頗着重儀容，東北籍軍人投効他的也不少。看現在他們軍官的服裝，與前截然不同。勝利接收時，傅的先頭部隊曾越大同，一度到過柴溝堡，

(下接十六頁)

陝北密雲將雨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通信) 國大

開得熱鬧，戰鼓也敲得更響。國大開會期中，失去的幾個城鎮，如洛陽、漢口、威海衛、臨汾等，除了漢口、威海衛可以說是國軍主動撤離之外，洛陽是半自動的撤退，臨汾則是經過激烈戰鬥而失守的。自陳毅南渡以後，洛陽已三次被攻，第一次陳毅兵臨城下，而宋哲元第二次是攻入了城，吃了掉了青年軍第二〇六師，(師長邱行湘被俘)後來國軍援軍趕到，陳慶雲退出了城市，第三次才經激烈戰鬥，共軍佔領了洛陽，因為由鄭州馳援洛陽的一個師，又折回鄭州，空運到西安來，正如當局所稱「因兵力單薄而暫時撤離」。政府聲稱在整個戰局的影響上，洛陽的失守沒有太重要的關係，但以豫陝戰局而論，陳慶雲已獲得了一個大的立足點，東可威脅鄭州，西可進窺潼關，在鄭州潼關之間，插入了一顆大楔子。張山陽逃出的，一位中學教員說：洛陽光了！上次共軍攻入城時，運走的物資有

一百多大車，留存的軍

便利的保證。

最近陝北的戰局，表面上很沈寂，而實際上緊張得很。雙方都加緊修築城壕，加強工事，修築城壕，加強工事，派款派物資，已經使洛陽人垮了，再加上兩軍的一進一出，洛陽就光了。在指揮系統上，洛陽是屬於鄭州陸總指揮部的，臨汾是受西安綏署指揮的，守城的主力是胡宗南部的一個旅。共軍攻下臨汾，是接除了國軍在晉南的最後一個大據點。臨汾的攻陷是相當慘烈的，共軍集中了王震、王庸部近六個旅的兵力，重砲二十餘門，晝夜轟擊，臨汾的城壕厚，城防工事也不錯，在宜川戰後國軍失利後，胡宗南特別為臨汾守軍打氣，要求他們要死守該地，爭回一點面子，守臨汾的李旅，也是胡宗南的精銳隊伍，最後雖免不了一轉移地，可是軍方認為是值得滿意的，據稱共軍傷亡一萬二千多人，國軍的犧牲只有三四千人。不過在戰略意義上，共軍已將晉南與陝中的聯絡由點而轉成面了，在機動使用兵力這一點上，共軍獲得了

現在才是解凍的時候，

春耕尚未開始，這種情形，也決非久守之局。

以彭德懷為主力，輔以賀龍的三個旅，王震的三個旅，構成共軍在陝北的龐大兵團。據軍方人士判斷，延安將為攻擊目標。事實上，延安已完全孤立。西安傳說着陝北國軍也將放棄以前死守城鎮的戰略，而將機動地集中兵力打擊共軍主力。在這一戰略決定下，延安不會死守的。延安國軍兵力只有×個團，陝北行署自四月一日起也正式撤消，行署的重要人員如顧希平、劉亦常等早就離開了延安。現在延安的物價是全國第一，較之太原尤有過之，麵粉四百萬一袋，菠菜六十萬一斤。外面沒有接濟，四郊又為共軍控制，而且

(上接第十頁) 的主張，但以為實際外交，卑

之恐無甚高論。能做到美日之間，插進中國影響

的出處是陸軍副總司令兼中央軍學校校長。這一傳說尚近人情，因為事實上西北可用之兵，常實兵團佔極大的比重，而指揮寧夏兵則非四百磅的一偉人一馬將軍莫屬，陶峙岳雖為西北行轅副主任，但他是胡宗南的人，由他來承之副總司令一職，對指揮胡的舊部可收靈活之效。鄧寶珊雖然是晉陝綏邊區總司令，可是事實上是一個光桿總司令，手裏既無將，又無兵，鎮守榆林的第二十二軍左世允部雖受他指揮，可是不是他的基本隊伍，而且經過兩次戰鬥後，折損的實力還沒有補充起來，榆林主要的防守力量還是馬鴻逵×個團。不過鄧在當地很得人，作風也很踏實，民雖出身行伍，而思想頗與傅作義相近。他這次晉京路過西安時，對新開記者們說到一剿匪軍事的總結一時，特別強調打幾個勝仗不能解決戰事，並舉榆林為例，說：「仗打勝了，榆林光了」。而且特別指責是窮人，他說的「出兵的窮人，出力的窮人，打起來，富人先溜，大窮的回來作威作福」。他認為這是一剿匪軍最大的障礙。他更坦白承認在組織民眾武裝上，我不如人。這種坦白的風度是胡宗南所沒有的。因為鄧有組織民眾的能力與抱負，所以以當局可能借重他。

第一，費先生以為日本社會組織既未動搖，

仍有侵略趨向。我以為侵略除了社會背境的內在

條件外，還需要實力、機會、和國際情勢是否許可等外在條件。前者日本容有，後者似不易得。當然，如能釜底抽薪，對日本社會予以清算，最屬理想。但機會已經錯過，我國無法制止美國，只好待來日看機會補救。幸喜外在條件不具備，日本縱有野心，似無再逞之可能。(附帶解釋，我說日本復興「光明」，乃指其社會安定，經濟恢復快，並非說他社會制度好。用詞未妥，引起誤解。)

第二，費先生以為美國未必能保證日本不再

侵略中國。我的看法，確如費先生所說，是現實

的，就事論事。就中國現在外交而論，不幸三次大戰，大約不外參加美方或力守中立，似不致對美作戰。在這假定下，美國當不致進攻或讓日本大規模武裝對進攻中國。這決非說中國外交，已失去獨立自主。澳洲約美國海軍於戰時協同防衛，不能據以斷為澳洲外交，已非獨立。假定局勢大變，中國外交另闢新途徑，那末當然又是另一問題。

第三，費先生以為日本工業復興，仍有經濟

侵略之可能。這似牽涉經濟侵略定義的問題，和

外貨進口程度的問題。我以為外貨如經相當控制而後進口，當不致演成一面倒的局面，而生起國貨生機，演成侵略。因此問題在控制。費先生提到中美商約。如果經中美商約規定，日貨以美貨方式進口，這問題便是美國對(下接第十八頁)

總統副總統之選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南京通信)

亂工作。

中華民國行憲時期的大總統選舉，國民大會已於三月十九日「辦理如儀」。我用「辦理如儀」四個字，是說明這只是形式上的一個手續。蔣主席被選為總統，這是早已確定的事實。不過在手續完結以前，蔣主席有一段諒讓的曲折。此中情節，亦值得追敘。蔣主席突然在黨的執委會中發表拒絕競選總統的演詞，這在當時真是晴天霹靂。是禮讓的姿態？是謙遜的真誠？是政治時局中另有運用？一時成爲中外關切的一個啞謎。

據說蔣主席在臨全會上宣佈諒讓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談話：『你們做錯了，要我來負責。你們又不肯聽我的話，你們將國民二覆撤。民二總理辭職大總統，問題不在袁世凱，就着着黨人不聽他的話』。他又說：『共產黨口口聲聲喊打倒蔣介石，並沒有說打倒國民黨，國民政府』。他最後提出競選總統的五個條件，希望提名黨外人士來担任。但他自己仍負責實際的職

以上三點，要認爲是謙讓的姿態也可以，要認爲是真正舉賢自代，亦無不可。尙真讓賢，似應有更早的聲明。孫科在事後曾經向中央日報記者說過一段話，『蔣主席的謙讓是一個高明偉大的政策。假若早在三個月前說，大家討論研究後，或者可以接受。現在太遲了，大家轉變不過腦筋來』。

或可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等等，負責完成戡亂職務。這與臨全會上表示適相吻合，這或者就是他考慮的結果。蔣主席有無此項運用，此刻依然無人敢確切判斷。國內外人士都有許多人認此實爲聰明而偉大的做法。因爲總統六年一任，在任期間，去就絕無自由。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等等，既無一定任期，就可隨時勢之推移而決定去留。有此一步活棋，則收拾時局上，運用靈敏。蔣主席謙讓消息傳出後，美全國輿論一致爲胡適捧場，有人即認此即美

其真誠中對他的諒讓，也並非完全轉不過腦筋來。第一天臨全會上，就有吳敬恆、羅家倫在表決時沒有站起來，表示該接受總裁的意見。第二天中常會中辯論時，二十人發言，有何浩若、黃宇人等六人主張接受他的意見。十四比六，在那種局面下不能算少。此外中大金大的教授，曾舉行座談

提出，授總統以緊急措施之權，已爲過去諒讓添了一個比較切合事實的解釋了。據說這會得民青兩黨之同意，以不修改憲法全文爲交換條件。憲法如此修正，不管其意義如何。總之，十九日國大推選蔣公爲總統，自然是順理成章的文章了。

不過副總統競選，倒顯得非常熱烈。飯館、戲院都擺開了競選的陣式，二三百人的大宴會，日夕不虛。孫副主席擺在華僑招待所，李宗仁包了安樂廳。請客之外，孫氏再加請看電影。有人說：怪不得代表開不完會，來了就不肯去。議事日程中，極力要把選舉擺在最後。不過這種豪華宴會，與節約戡亂的宗旨相違背否，亦就難說了。據說西方選舉法舞弊法根本禁止選舉前宴會，在西方這類宴會叫「Bribe」，是犯法的，自命「憲法知識不讓第二人」的孫院長不知何以自解。

副總統的競選，微聞蔣主席的意思是支持孫副主席，且有當面勸李讓孫的傳說。CC也極力捧出孫氏來。其用意可獲取立法院院長。副總統之是否可以兼立

第二、傳說蔣主席在臨全會前夕，曾召見李宗仁。要李放棄競選副總統。他說，軍人最好不參政，他自己預備不幹。李當時表示，三個月前曾電徵主席同意，今日所費甚大，騎虎之勢已成，必須競選到底。蔣主席的諒讓，或者是對李示意的的手法。

外國通訊社曾推測，認蔣主席的謙讓消息假若是實，那麼他已承認抵抗華北共匪之軍事已告絕望。據說他在臨全會上也承認局勢嚴重，共匪之力已不可侮。現在不管軍事的情形嚴重到什麼程度，但終有收場之時。怎樣收場，不能不考慮。他曾說考慮長時期，才提出不做總統。那或者不做總統就是一個爲着時局收場留的一步棋。所謂長時期考慮者，或者是指聖誕上廬山靜居十九日那往事說的。據說蔣主席在下山後曾向人表示，國大不能不召開，但他對總統並無興趣。當然以他今日的地位，絕不能一切擺脫，於是表示

會擁護他放棄競選。認爲這是一個可喜的消息，這樣可以免去腐化官僚，貪污份子所包圍。劉不同教授在座談會上主張蔣主席借此赴美蘇一行，高耀林教授主張他進一步放棄戡亂工作。但這些首都人士的談話在南京新民報發表後，該報被中宣部目爲受人利用而爲系派鬥爭。倘這些經過果是派系爭鬥的作用，那局外人真是莫測高深了。

蔣主席的謙讓，還有一種最實際的看法，認爲在憲法中規定的總統的職權太小，反不如當行政院長或國防部長，可以充分發揮能力。第二天南京中央日報就做了「一篇社論，解釋總統有核可之權，職權並不小。其實中國今天憲法上總統職權，絕不在美國總統之下。所謂行政院制，乃是一種不三不四的東西。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出人選，則將來行政院長一定實際向總統負責。且憲法規定總統爲海陸空元帥，今天的蔣主席，安能捨此而專任行政。但中國本來是個「因人設事，因人立法」的國家。果真認總統職權太小，一切容易補救。後來莫德惠、王世杰，憲法修改案

立法院長，政府迄今尚未決定。孫氏的私意，最好二者得兼。傳聞競選之初，曾得默契是可以兼的。當然他也曾考慮到兼職的法理問題。儘管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拚命的解釋能兼，但不能白圓其說之點，他是不不知道。有人爲他代謀：在新立委中他的老幹部只有三十餘人，而他們方面却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立法院長是否有絕對把握，還在不可知之例。既然有人支持他競選副座，且允兼職，則何樂而不爲？競選成功，能兼最好。不能兼，至少得了副總統了。至少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個職位。競選失敗，仍然可以回頭競選立法院長，這未嘗不是一個如意算盤。但現在已有不能兼的趨勢，居正對此已有非正式的表示。這當然亦CC之所願也。但孫氏既已競選，却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競爭到底了。傳聞陳立夫氏對於立法院院長亦早有當仁不讓之意。人事的佈置，早就煞費心血。

李宗仁最初是穩拿了北方，西北，東北代表的票的。南方有廣西安徽兩省全力支持他。

(下接第十六面)

第三、蔣主席屬意胡適競選總統，五個條件條條爲胡而設。胡係美國的紅人，在此美國公開表示要美國留學生上台的時候，舉胡做總統，可以多得美國人的幫助。但胡校長不願輕舉一試，傳說胡曾向人表示，某系在位，他是無能爲力的，此話不知確否？

能擁護他放棄競選。認爲這是一個可喜的消息，這樣可以免去腐化官僚，貪污份子所包圍。劉不同教授在座談會上主張蔣主席借此赴美蘇一行，高耀林教授主張他進一步放棄戡亂工作。但這些首都人士的談話在南京新民報發表後，該報被中宣部目爲受人利用而爲系派鬥爭。倘這些經過果是派系爭鬥的作用，那局外人真是莫測高深了。

蔣主席的謙讓，還有一種最實際的看法，認爲在憲法中規定的總統的職權太小，反不如當行政院長或國防部長，可以充分發揮能力。第二天南京中央日報就做了「一篇社論，解釋總統有核可之權，職權並不小。其實中國今天憲法上總統職權，絕不在美國總統之下。所謂行政院制，乃是一種不三不四的東西。行政院長由總統提出人選，則將來行政院長一定實際向總統負責。且憲法規定總統爲海陸空元帥，今天的蔣主席，安能捨此而專任行政。但中國本來是個「因人設事，因人立法」的國家。果真認總統職權太小，一切容易補救。後來莫德惠、王世杰，憲法修改案

立法院長，政府迄今尚未決定。孫氏的私意，最好二者得兼。傳聞競選之初，曾得默契是可以兼的。當然他也曾考慮到兼職的法理問題。儘管他在記者招待會上拚命的解釋能兼，但不能白圓其說之點，他是不不知道。有人爲他代謀：在新立委中他的老幹部只有三十餘人，而他們方面却佔百分之五十以上。立法院長是否有絕對把握，還在不可知之例。既然有人支持他競選副座，且允兼職，則何樂而不爲？競選成功，能兼最好。不能兼，至少得了副總統了。至少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一個職位。競選失敗，仍然可以回頭競選立法院長，這未嘗不是一個如意算盤。但現在已有不能兼的趨勢，居正對此已有非正式的表示。這當然亦CC之所願也。但孫氏既已競選，却已成騎虎之勢，不能不競爭到底了。傳聞陳立夫氏對於立法院院長亦早有當仁不讓之意。人事的佈置，早就煞費心血。

李宗仁最初是穩拿了北方，西北，東北代表的票的。南方有廣西安徽兩省全力支持他。

(下接第十六面)

據說蔣主席在臨全會上宣佈諒讓時曾有過這樣一段談話：『你們做錯了，要我來負責。你們又不肯聽我的話，你們將國民二覆撤。民二總理辭職大總統，問題不在袁世凱，就着着黨人不聽他的話』。他又說：『共產黨口口聲聲喊打倒蔣介石，並沒有說打倒國民黨，國民政府』。他最後提出競選總統的五個條件，希望提名黨外人士來担任。但他自己仍負責實際的職

以上三點，要認爲是謙讓的姿態也可以，要認爲是真正舉賢自代，亦無不可。尙真讓賢，似應有更早的聲明。孫科在事後曾經向中央日報記者說過一段話，『蔣主席的謙讓是一個高明偉大的政策。假若早在三個月前說，大家討論研究後，或者可以接受。現在太遲了，大家轉變不過腦筋來』。

或可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等等，負責完成戡亂職務。這與臨全會上表示適相吻合，這或者就是他考慮的結果。蔣主席有無此項運用，此刻依然無人敢確切判斷。國內外人士都有許多人認此實爲聰明而偉大的做法。因爲總統六年一任，在任期間，去就絕無自由。行政院長及國防部長等等，既無一定任期，就可隨時勢之推移而決定去留。有此一步活棋，則收拾時局上，運用靈敏。蔣主席謙讓消息傳出後，美全國輿論一致爲胡適捧場，有人即認此即美

其真誠中對他的諒讓，也並非完全轉不過腦筋來。第一天臨全會上，就有吳敬恆、羅家倫在表決時沒有站起來，表示該接受總裁的意見。第二天中常會中辯論時，二十人發言，有何浩若、黃宇人等六人主張接受他的意見。十四比六，在那種局面下不能算少。此外中大金大的教授，曾舉行座談

提出，授總統以緊急措施之權，已爲過去諒讓添了一個比較切合事實的解釋了。據說這會得民青兩黨之同意，以不修改憲法全文爲交換條件。憲法如此修正，不管其意義如何。總之，十九日國大推選蔣公爲總統，自然是順理成章的文章了。

不過副總統競選，倒顯得非常熱烈。飯館、戲院都擺開了競選的陣式，二三百人的大宴會，日夕不虛。孫副主席擺在華僑招待所，李宗仁包了安樂廳。請客之外，孫氏再加請看電影。有人說：怪不得代表開不完會，來了就不肯去。議事日程中，極力要把選舉擺在最後。不過這種豪華宴會，與節約戡亂的宗旨相違背否，亦就難說了。據說西方選舉法舞弊法根本禁止選舉前宴會，在西方這類宴會叫「Bribe」，是犯法的，自命「憲法知識不讓第二人」的孫院長不知何以自解。

副總統的競選，微聞蔣主席的意思是支持孫副主席，且有當面勸李讓孫的傳說。CC也極力捧出孫氏來。其用意可獲取立法院院長。副總統之是否可以兼立

四月九日成都血案詳記

陳痛

(觀察成都通訊)

內戰持續，經濟枯窘，物價高漲，民不聊生。素來號稱天府的四川，也為米價的猛漲，動盪不安。從去年起，成都半後發生過幾次米潮，當局昧了良心，槍決了幾個無辜的百姓。鄧錫候卸任，王陵基登台，就在王氏就任的一天，因為學生向省府請願，配售平價米而終釀成四月九日的槍殺學生血案。

早在三月起，米價即由二百幾十萬一石猛漲到三百幾十萬一石，到三月末尾，更直趨五百萬大關，而且高達五百五十萬元。成都全市公私立中等學校適於本身伙食問題無法解決，曾經聯合請求鄧錫候，會經聯合請求鄧錫候，本可自給有餘，但由於軍糧外運，當道及有力者又從而大量囤積，於是乃形成了人為的糧災。鄧錫候本身有一軟一，不敢雷厲風行進行查封大戶囤積，因而對四川糧食供應問題無法解決。但中等學校食米問題極為嚴重，開學期間大量搶購食米，足以使

成都米價更為高昇，在種種困難局面逼迫之下，鄧錫候終於非正式答應了中等學校的要求，學生每人每月配售二市斗三市升，分別由各校備款在資陽(距成都約三百里)廣漢(距成都約一百里)自行取運，但每期只以五月計算，並僅能支總量三分之一。(計算每人每期應購市斗五斗七升五合，實購一斗九升一合)

由於這一決定，成都市專科以上學校也分別積極向省府請願，首先發動的即是國立四川大學。川大學生多半來自成都以外縣份，且大都均甚貧苦，雖則百分之八十左右有領有教部公費，但數目短少，不足開支每月伙食。因此，川大各膳團(總計約一百四十個)產生代表，組成請願團，向省府請求配售平價米。惟川大學生鑒於中等學校配售辦法為救過渡，而又遠在資陽，道路不靖，萬一遭飢民搶奪，無人敢於負責。因而川大所提要求為：一，每人每月配售二市斗三市升，二，每期六月計算。十足支

付，三，撥米地點請在成都附近，四，應購食米四月十五日前由學校備款購買。其理由則為：一，政府有責任平抑糧價，二，四川人民每年繳納糧穀為全國之冠，糧穀至少應有一部應用於四川教育，三，京滬平津一帶學校均由政府無償配給平價米，四川生活亦甚困難，四川學校應同等待遇。其時適逢鄧錫候督京，省府主席更動之說甚盛。省府秘書長鄧漢祥為想利用川大學生發起挽留鄧錫候運動，從而鞏固其本身派系地位，乃慷慨允諾川大全部要求，同時亦暗示川大代表發動學生挽留。但代表回校報告結果，學生一致反對，認為請願平價米與省政變化，權在中央，鄧錫候去留截然兩事，學生不能輕易受人利用，甚而有人喊出「寧願餓死，決不挽留」的口號。消息傳至省政府，於是當川大代表二次請願，請求實踐諾言時，鄧漢祥即矢口否認前言，只允援照中等學校辦理。

這時，私立華西大

學已得川大獲准配售平價米消息，馬上也由教職員以及學生等各宿舍伙食團選出代表，向省府請求援例配售。鄧漢祥明知學生不為其利誘，乃亦只允援照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只知川大已得全部配售，還不知鄧漢祥想以此利用學生挽回鄧錫候的這一套，因而大為不滿。其他各校亦相繼發動，最後更於四月八日由川大、華大、成華三校聯合選派代表向省府請願。此時鄧錫候辭職准消息已經證實，繼任主席王陵基亦已到達重慶，鄧漢祥知道大勢已去，乃實行拖延政策。代表不得結果，回校後即各向其同學報告請願經過，各校均感省府毫無誠意，於是決定四月九日在華大教育學院廣場召開成都市專科以上學校平價米聯合請願會。當日上午

各校代表會再度向省府請願，一致寄望於川人渴想已久之王陵基，請求准予援例配售，王氏適於當日第一次到省府視事，當允稍緩時日再談。午後學生開會時

、國立成都理學院、以及其他專科學校等約三四千人，代表報告請願結果後，全體學生深感失望，乃提出全體往省府請見王氏說明苦衷之臨時動議，當場通過後，大隊遂於午後二時出發。

隊伍由老南門進城，經過南大街、錦江路、鹽市口、青年路、春熙路、走馬街到省政府，沿途高呼「我們要飯吃」「我們要平價米」「馬上配給平價米」等口號。這裏面不免發生誤會，王陵基不明白學生對他的一片熱望，祇以為學生受鄧錫候系的利用，特於其接見視事之日向之示威。其時王氏已於走馬街口佈置武裝警察憲兵第一道防線，請願大隊至此被阻，經交涉後，始由學生派代表到省府請願，大隊則立於街旁等候。當時街口警衛森嚴，憲兵警察均裝上刺刀，槍膛上彈。督院街井臨時戒嚴斷絕交通。學生臨時編製「軍警同志、軍警同志、好朋友、好朋友」大家沒有飯吃、大家沒有飯吃、莫動手、莫動手、歌曲、齊聲合唱，一部憲兵警察表示同情。學生代表入省府交涉時，王陵基主席略經

問答，便聲色俱厲，對學生代表嚴加痛斥。王氏表示我剛接事數小時，學生竟聚眾而至，是何居心。他作戰念載，飽受憂患，天下之事。無足可畏。文來則文應，武來則武應。並謂在鄧前主席任內，你們竟敢搗毀省府會議廳，若果是本人，早就抽出手槍把你們的腦袋打開……云云。

停留在走馬街的大隊，因久候代表不歸，不能忍耐，乃改變隊形，原為三人一排者，改為六人一排，扣緊手臂，並有臨時的一致死隊一願任前鋒。這時學生代表歸隊報告，羣情益憤，羣衆情緒高漲到了極點，一致要求全體進入省府，請王主席當面答復，大隊遂向防線衝去，一次、兩次、學生的洪流從走馬街伸進提督街，再湧抵省府右側的合作社門口，那時川大的葉教務長趕入省府晉見王主席，力勸阻止軍警開槍，免釀巨禍。學生代表再度進謁，但仍為王氏痛罵，說他剿匪十年，抗日八年，幾十萬敵人不怕，幾個大學生未必把他開得垮。並表示必要時不惜重傷三三一慘案。(按：三三一慘案為王陵基防

區時代在重慶之一大事，當時王任總司令，因學潮而用機槍掃射學生。)

消息傳出後，學生大為不滿，而省府門前的軍警形勢，亦使學生難於忍受。那時軍警的眼中已發出血色金光，額上漲起青筋，刺刀寒光閃閃，機槍手都手指擋在機柄上，形勢嚴重到萬端。突然間，又到了一隊全身一色的黑衣短裝的人物，帶着繩索、鐵尺、木棒、手槍等類武器。這次羣衆情緒漸呈不穩狀態，不易控制，終於前衝向省府進衝，於是情形立刻混亂可怖。佈置在四週的軍警向學生發出暴行，用槍柄、木棒、皮鞭在赤手空拳的學生行列亂打亂刺。學生大隊最初被軍警裁為兩斷，而終於粉散。早在街上戒嚴之警察，此時乃持槍以槍托兇擊學生，省府內警察亦衝出以刺刀劈刺。街上秩序大亂，學生因排列過於擁擠，不及躲避，互相擠踏，倒於地上，其中尤以女生最多。警察迫打學生，一時慘叫四發，在街旁樓房觀看者均目不忍睹，大聲吼止警察，警察則獸性大發，窮迫不捨。學生少數逃出重圍，多

數被擊倒地上，少數傲倖者為當地居民掩蔽於屋內。街面但見警察奮勇向前，徒手之學生則肉血橫飛，奔命於刺刀槍打木棍之下，倒地奄奄一息者以十數計。歷時二十分，混亂之情形稍息，學生被警察背手網綁，沿途并以木棍槍托猛擊押入省府，倒地不省人事者則被倒地入內，施以網綁，如擒巨匪。其餘尚且百餘人避入一死巷中，警察持槍追逼，全部跳下河去，幸春來水枯，未被溺斃。街上搜索之後，警察又四出撲戶搜查，居民解說無效，若下學生卒被痛毆網綁而去。一部經居民協助越牆逃走者亦經警察後細網押走。事後獲悉，全部被網繫於省府中者共一百三十餘人，內以川大最多（因在行列首端）華大次之，街上觀衆也有多人被捕。被網的學生，一部分傷重垂死，橫臥地上，一部則血跡滿身，奄奄一息，至如撕破衣服，跑掉鞋子，遭無恥警察任意侮辱者則比比皆是。此外尚有受重傷之川大學生四人當場經學生抬走，送入華大新醫院急治，其中一人為余介石的公子，

刺刀從後頸刺過，傷及脊柱，一人被刺刀從背部刺入，一女生下部被刺一刀，腹部一刀險破橫隔膜，均因傷勢沉重，流血過多，經急救後尚未脫離危險。

當天晚上，川大全體同學開了一個緊急會議。有一位同學報告，「川大女同學游訓天被警察用刺刀插入陰戶內并攪」，同學們不禁相視淚下。主管處主任韓伯勳向同學說：「請大家不要大用感情，過分激動。今天王主席原意門，一定開槍射擊，副經理葉校長請求何廳長轉達王主席，才只用網打的辦法。」他們當時成立了一四九血案川大後援會」，議決罷課。各校校長則都趕往省府，保釋學生，直至晚間九時，保釋者僅負責交涉的代表六人，其餘一百多人仍被隔離禁閉，王陵基並下令對此等學生，一概不准供給食宿，任其網綁於露天之中，直至深夜，始移於省府禮堂。據傳王陵基曾向人宣稱：這些學生要講共產，我就叫街上的車夫乞丐，到各大學去見飯就吃，見衣就穿，他們大學生都是有錢子弟，拿他們的來大家共

共，這才算徹底的實行共產。……這些學生要反饑餓，就等他們饑飢好了。」

第二天（四月十日）川大、華大、成華三校，相繼開始罷課。川大同學氣憤填膺，有甚多伙食團圍食一天，將此款作受傷者的醫藥費。有的到病院去慰問，有的送食物去探監，但東西送不進去，家屬探望亦不准。有三位川大同學假借省府職員證混入，後被查出，這三位同學被扣留，省府職員還被撤職查辦。對血案事件，成都各報除採用中央社稿外，別無記載，因為王氏已通知各報，有關此事的記載，除中央社的消息外，一律不准登載。並在電報局扣留有關此案的新聞電報。大公報的成都記者，有一比較詳細的報導，亦被扣留，並將大公報記者請去談話，要他把電報內容修改，如原文「刺刀戳傷川大女生游訓天陰部」改為人擠「游訓天陰部」。

編者按：關於成都四九事件，我們收到七封通信。我們將七封通信比照參閱，本文報導各點，大致還算確實。

故一時聲勢甚大，彷彿十拿九穩。不料南來後形勢全非。黨中對於李宗仁的政治改革，親美親蘇的一套言論畢竟覺得格格不入。于右任出來分他西北的票，程潛分他軍人的票，其德惠分他東北的票。據說，這都是有人對李有計劃的打擊。據說陳立夫氏曾在臨全會上建議，對於幾個副總統候選人，全會中先來投次票，看究竟誰得票最多，其結果只讓總裁一個人知道，不向外宣佈。這可以看出因為競選之烈，弄得黨中也不知究竟誰能夠出來了。

于右任的競選，據說是不想幹監察院，認為行憲後的監察院長太煩勞，而副總統倒是一個閒職。一方面他自認老邁不能擔當監察院大任，而一方面他又怕人說老而不能做副總統。假使李宗仁的競選是戀愛追求對象，那于院長

（上接第十四面）

莫德惠的競選，傳說亦是後來得到當局暗中示意的。莫氏以社會賢達身份出來競選，這算政黨政治的另一方面。他在記者招待會上說他要努力三黨的團結。其實今天在會的三黨，還須人來做團結工作嗎？這只是拉兩小黨選票的措詞而已。

照今日的形勢來說，于程莫三位都是陪選，勝負決於孫李。不過倘孫李相持不決，則「黑馬」(Dark Horse)或冷馬造成漁翁得利的局面，而于程莫中有一人上台，亦未可知。

這次競選青年黨不提倡選入，「初登廟堂」的曾黨魁，竟登堂而不入室，倒出人意外。有人笑着說，或者「雙流之淚」已乾，副座位高負重，暮老怕今後欲哭無淚吧？民社黨畢竟當仁不讓，徐夢老躍馬而出要競選副總統，氣魄比青年黨大些。先是美國人方面傳出消息，說民社黨魁張君勳趕着

回國，為的是參加總統競選。今日看來，此事不確。勳老還是「野且益堅」(此野字指在野之野，並非野心之野)而徐傅霖倒真是「老當益壯」了。南京有人為此擬了一個章回小說的題目叫做：「張君勳黨在朝魁却在野，徐傅霖身在龍眼又望蜀」。頗為有趣。徐夢老的競選，據說是民社黨票，在孫李之間，左右為難，所以有此辦法。夢老黑馬的夢都不做。當然他自己知道百分之百沒有當選的希望。

這次國大的唯一一任大選當中的總統，已於十九日「辦理如儀」了。假使沒有蔣主席讓讓一番，那真太平坦了。太無曲折了。幸而有副座這一場劇烈的競爭，直到此刻尚不知鹿死誰手。總算這次國大添了個熱鬧。用副總統選舉為國大的壓軸戲，豈偶然哉。

(熙四月十八日寄)

（上接十二頁）

後來見到情況不妙，就忙把主力收縮回來，因此守住了綏包；看準了機會再把拳頭伸出來，打下集寧解圍大同，襲取張垣。這虛虛實實的使對方捉摸不定。這次察綏戰事，他又將主力向後集結收縮了，忍受着表面上所受的擦傷，準備在他的三個假定方案中，打擊殘敵敵人，對方也學得乖巧了，既不深入，也不遠離，游動在他所想定的滅滅網的邊緣上，以一小滋擾，大整備一，使他不

窺伺着他的空隙。這做法不能不使他困惑，他不能再繼續忍受了，於是以前一股騎兵深入冀中，搗毀共軍冀中後方補給基地。現在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看蔣榮臻是否回師河北，放棄察南雁北的進攻。他如果真雁北的進攻，他如果真擊，抑或在平漢路四側派兵滿地出師截擊。北方的局勢到今天，已經到了個重要階段，棋逢對手，運動摸索，主力終將有會碰到一起的機會。看吧，北中國的安危，將決定於東北共軍發動八次攻勢之前的華北春季大戰。如果在再失去主力決戰的機會，雙方繼續互以運動戰的方式來幹，那共區及政府區的老百姓的苦難將更不堪設想了。

(四月十七日)

提高稿費（第十五次調整）

本刊稿費自五月一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五十萬至八十萬元。此啓。



談今天的學生

余才友

我們若從多方面來考察，我們一定可以同意，今天的學生，差不多有很多都有了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社會經驗。他們獻身抗戰，走遍了大江南北，經歷了許許多多不同的職業部門，飽嘗憂患，艱苦奮鬥。即以我所認識的一位同鄉為例，抗戰開始的那年，他初中剛剛畢業。那時候，西北是年青人理想的天堂，「到西北去」是一句響亮的口號，他於是參加一個服務團從杭州出發，經過長沙、漢口到了西安。在西安，他受過短時期的政工訓練，幹過半年關於唱歌、演劇之類的工作。後來因為那個服務團解散了，他於是考取了胡宗南在鳳翔辦的無線電訓練班，學了三個月畢業，被派到了蘭州的一個部隊充當報務員，他在蘭州只就過一年。因為一度黨內共產黨要暴動，而他在報紙上發表過文章，國民黨說他思想有問題，把他驅逐出境了。這之後，他底遭遇十分狼狽，過着一種流亡的生活。他從那裏繞着崑山峻嶺的嘉陵江源徒步走到川北，再坐木船到重慶、在重慶，他開頭在一個學術機關充當僱員，幫着整理資料，後來還參加過劇團，還給當代的幾個大明星跑過龍套，另外又進報館幹過校對，最後才用同等學力的資格考取了西南聯大。他早就跟家裏面失去了聯絡，所以在昆明，他還是自力更生地一面讀書，一面工作，在學校裏抄寫過講義，挑過水，在外面當過家庭教師，給兩個年紀和他一般大的初中學生補習功課。兩年後，因為實在支持不下去了，碰巧趕上了知識青年從軍運動，他於是休學參加，去到了印度。復員之後，他進清華工學院，現在還差兩年畢業。至於將來，他沒有別的打算，不過想當工程師，同時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攜手，遵循協約路線，對國家大事作一番澈底的改革，好讓他多修幾條鐵路。

讀讀者別嫌棄我唠叨。因為我想對今天的學生運動作一個比較冷靜的分析，所以特地先把這平常給忽略了的事實說說。我們不是聽說過，今天的學生受人利用的話嗎？但我們想想，一個有三五年甚至十年社會經驗，而年紀快都二十五到三十了的人會不會那麼容易受人利用呢。這點非常重要，我得要強調一下，今天的學生並不是三歲兩歲的小孩子，他們底一言一行都是有着高度的自動性的。

還記得在抗戰開始的時候，曾經有人說過，說社會就是學校。的確，社會就是學校。我說今天的學生差不多都有了三五年甚至十年的社會經驗，也就是說他們差不多都受過了三五十年甚至十年的社會教育。那末，三五十年甚至十年的社會教育對他們發生了影響嗎？他們比昨天的學生進步了嗎？這問題，我可以肯定地回答，三五十年甚至十年的社會教育對他們發生的影響太大了，他們比昨天的學生確是大大地進步了。昨天的學生主張「民主」，主張「科學」，反「帝」，反「封建」，這理想到今天還沒有改變。昨天的學生有熱情，今天的學生同樣有熱情。不過，今天的學生底理想是通過了社會的磨煉的，他們底熱情是通過了社會的冷壓的。所以今天的學生底言行是更結實、更堅定了。

一九四一年的「倒孔」運動，一九四五年的「一二一」運動和去年的「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都十分單純。但國民黨硬要說「倒孔」運動是羅隆基策動的，說「一二一」運動和「反內戰反飢餓」運動是共產黨領導的，實際上，「倒孔」運動和羅隆基風馬牛不相及，而「一二一」運動和「反內戰反飢餓」運動跟共產黨絲毫沒有關係。「倒孔」運動正當香港淪陷的時候，開頭是反對孔祥熙底太太用專機帶狗逃出虎口陳寅恪先生下落不明的那種兩相對照而極不合理的事實。「一二一」運動起因於雲南地方當局對聯大學生要開的那個時事座談會而頒佈的那道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所謂時事座談會，在聯大本來就是一種極平凡而又平凡的事。每當國內外發生了甚麼大變動的時候，聯大學生照例要找幾位先生在一塊兒談談，好對那些變動有更清楚的認識。書生論政，紙上談兵，那會對公共秩序有妨礙呢。但雲南地方當局莫名其妙地要用機關槍和迫擊炮在聯大四週圍亂放射了好幾個鐘頭，還要遣諸，說「西郊有匪」。聯大學生氣憤極了，所以決定罷課，對橫暴的措施表示抗議。而「反內戰反飢餓」運動，起先不過因為清華的講師、教員和助教要求改善生活，提高待遇，清華學生站在尊師的立場表示同情而已。看這三次運動，可以知道今天的學生，動機都異常純潔，都異常合乎情理。

本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對於一種不合理的事實，一種橫暴的措施，和一種忠誠的願望，只要是人，誰都會反對，會抗議，會同情的。這還裝甚麼人策動，還要甚麼黨領導嗎？同時這也不是甚麼人所不能策動，不是甚麼黨所能領導得了的！去年暑假，當清華的師生追悼聞一多先生的時候，吳哈先生曾經慷慨激昂地說對於國民黨，聞一多先生並不想革命，只要求作一番澈底的改革。這樣的態度，也可以說是今天的學生底態度。的確，對於國民黨，他們並不想革命，只要求作一番澈底的改革。這在上面說的三次運動裏面能夠找到根據。這樣的態度，在有的人有絕大的自由愛高與怎麼幹就怎麼幹，而有的人連眉毛都不敢皺一皺的社會裏，可以說是一種公道觀念的表徵。

話得說回頭了。今天的學也有理想，同時他們底理想通過了社會的磨煉。他們也有熱情，同時他們底熱情通過了社會的冷壓。所以他們比昨天的學生更結實，更堅定了。這其實就是說他們能夠發揮理智。發揮理智表面看非常簡單，不過絕對不是那些把自己關閉在象牙之塔裏的書呆子辦得到的。讀「五四」或者「一二九」時代的歷史，可以知道昨天的學生運動完全是在一股澎湃的熱情浪潮裏發生、開展以至結束的。但今天的學生運動，理智佔據了主要的地位。

「倒孔」運動正當太平洋戰局逆轉的時候，蔣夢麟先生強調今天和「五四」時代不同，事態如果擴大將會使抗戰遭遇到極大的困難。聯大學生於是遊行了一次，寫了幾張標語，喊了幾聲口號就照常上課了。「一二一」運動的醞釀時期，聯大的民主牆上有聲有色，各種不同的意見緊張而熱鬧。開首要求雲南地方當局道歉，保證不再有任何同樣的事件發生，同時取消那道禁止集會遊行的命令。後來牽涉的問題逐漸廣闊了，因為整個的問題不解決，局部的問題就算解決了也沒有甚麼用處，所以要求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組織聯合政府，停止內戰。這其中，還經過了一場精彩的論戰。因為有人認為單獨請國民黨停止內戰和單獨要求美國的軍隊從中國撤退是偏私的。聯大政治系一九四六級的學生出面了，他們站在公正的立場，說單獨請國民黨停止內戰無異各省市的臨參會單獨請共產黨停止內戰，那內戰不但不會停止，反而會更加擴大，所以他們一方面請國民黨停止內戰，另外也請共產黨停止內戰。他們說美國和蘇聯的軍隊都駐在中國，而且都可能助長中國的內戰，所以他們一方面要求美國的軍隊撤退，另外也要求蘇聯的軍隊撤退。這意見得到了聯大學生底熱烈支持，不到兩天功夫，簽名附議的超過了五百人以上。但到十二月一日

，情勢急轉直下，因為雲南地方當局用手榴彈造成了空前的血案。那時候，聯大學生悲痛極了。聯大的教授決定罷教，對死者表示哀悼，對傷者表示慰勉，對地方當局表示遺憾。大多數雲大的教授發表文章，對學生極表同情。聯大政治系一九四六級的建議給自動地撤銷了。運動這才擴大。再末尾，因為該傳聞民黨要解散聯大，客觀情勢極度險惡，聯大學生看清了事實的嚴重性，於是又毅然復課。

「反內戰反飢餓」運動發生後，清華的民主牆上同樣有聲有色。請國共雙方就地停戰的文章同樣引人注目。再北平各院校的學生本來決定在六月二日要大規模進行的，但客觀情勢比「一二一」運動所遭到的還要險惡，所以他們終於服從了華北學聯的議決案不進行了。因為那天遊行又要流血。

我們不能否認，今天的學生運動有值得表揚的地方，但也有應該批評的地方。值得表揚的，譬如自動、理智，上面已經分析過了。而應該批評的，我覺得最主要的就是「橫衝」。因為這是一個可怕的傾向，所以要特別提出來說說。

不知道為甚麼，有少數站在領導地位的學生總要把社會上的那套「橫衝」加以廣泛地運用，以致對今天的學生運動發生了一種惡劣的影響。他們本來是以「前進」的姿態出現的，但骨子裏，他們愛搞出一些假消息來製造羣衆情緒，愛用他們自己模型去改裝先生們發表的談話，遇機就撈，貪污中飽，把持選舉，造成行幫，誹謗一些老實的學生，在純潔的學校裏面散播着一種陰森可怕的氣息，使師生互相不信任，同學對同學懷疑，朋友間沒有感情，不能夠瞭解。老實說，「一二一」運動快要結束的時候，聯大的學生其所以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這些學生應該負責任。復員後，清華的學生運動比起聯大來，真有小巫大巫之別，比如去年的「五四」週，參加各種集會的稀少得出人意外，其所以造成這樣的結果，過去的印象也是一個因素。

的確，這是一個可怕的傾向。如果讓它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那就是把國民黨打倒了，問題還是沒有解決。因為二十年後的中國社會，不還是有許多投機取巧的政客，趁火打劫的貪官和卑鄙惡濁的黨棍子嗎？李繼侗先生擔心今天的前進一學生會路少數「五四」時代的領袖應意識，會在二十年後製造「一二一」血案，的確可以發人深省。

過去，張奚若先生在聯大政治思想史的班上，曾經說用一種壞的手段去達到目的比用一種好的手段，毛病總要多些。正當「反內戰反飢餓」運動開始的那天，王芸生

先生在清華大禮堂，也會經說把什麼事都看作過程，是最危險不過的了。的確，不擇手段地去達到目的實在不高明。「倒孔」運動最吸引人注目的「一張標語是「擁護龍主席打倒孔祥熙」。但誰都知道，「龍主席」並不是「民主鬥士」也不會變成「民主鬥士」，所以就是把「孔祥熙」打倒了，而却擁護一個「龍雲」，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最後我想說幾句題外的話。過去我曾寫過一篇關於「一二一」慘案責任問題的文章。開首我說，聯大的師生對國民黨都是怨恨的，尤其是當孔祥熙長行政院的那個階段，簡直恨之刺骨。但張奚若先生也承認國民黨打倒軍閥領導抗戰的兩大功績。那時的學生對共產黨都是同情的。但同情並不是擁護。這樣的看法我現在還不想改變。的確，今天的學生對國民黨都是怨恨的。這也實在是國民黨太不像話了：專制、貪污、低能、開倒車。假如國民黨不實行一種徹底的改，那他們對於國民黨態度是不會變好的。不過他們仍然承認國民黨打倒軍閥、領導抗戰的兩大功績。

有人說，在反「封建」這一方面，自由主義者和共產黨底任務相同，目標一致。的確，在破壞舊的中國這一方面，今天的學生和共產黨可以說是同志。所謂同情，就是因為有這方面的關係。但同情並不是擁護。因為在建設新的中國這一方面，他們和共產黨之間還有一段距離的。這是因為共產黨太強調羣性，太忽略個性了。

無論說是自由主義者底信念也好，是小資產階級底劣根性也好，但一個健康的社會一方面要羣性能夠有公適的調協，另外也要個性能夠有合理的發展。說羣性要有公適的調協，那團體對個人要行使高於一切的支配權，要求個人絕對服從組織，而個人對團體要有為大多數人底幸福而生活的理想，要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說個性要有合理的發展，那團體要讓個人能夠自由信仰，自由發言，豐衣足食，安居樂業，而個人要為團體用功收效知識，儲蓄經驗，日新月異，永遠向前向上。

如果用這樣的一種尺度衡量美國的社會，所謂「舊民主」當然不夠完善。同樣地，如果用這樣的一種尺度衡量蘇聯的社會，所謂「新民主」也不大完善。再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批評國民黨，那國民黨所標榜的「民主」當然令人懷疑。同樣地，如果站在這樣的立場批評共產黨，那共產黨所標榜的「民主」也令人懷疑。

問題牽涉得比較複雜了，我就此打住吧。

三月二十八日 北平

（上接第十三頁）華是否經濟侵略，似未能認為只是日貨來侵略。而其癥結似在於我國對於美貨進口未能控制良好之故，而並不是在日本工業之繁榮。我文中再三提及中國工業須力與日本競爭，爭取美國借款，轉移美國對日的投資，並且要以原料投資到日本去，用以貨易貨的方式來左右日本工業的發展（具見原文）都是主張中國外交從今要積極對日。不但要在海關上控制外貨，而且要進一步在貨未運來時，在日本的工廠製造中，已經有控制。

最後，我沒忘記小小的日本五十年侵略中國，十四年進據我們的國土。但我們畢竟勝利了。日本喪失武力，一時談不到重整軍備，而且缺原料，缺新技術，已經落後，無從再購強權之林，因此我以為現在不可怕了。並且我也沒忘記日本之所以能侵略中國，是經過甲午日俄第一次大戰逐漸可怕起來的，中間還有英國的支持，美國的好意，法國的勾帶，後來又有俄國的分贓，幾次的好機會。日本再會有這樣多的機會嗎？我懷疑！

最可怕是還是我們自己。其次可怕是我們如何把握美蘇對立的局面。如果我們再不爭氣，恐怕難以自立。親美親蘇，早晚未必能自主。要自主，總得自救。日本問題我覺得是次要的。但，我重覆說，雖然次要，還是要積極。積極不一定是強硬要求或反對美國改弦更張，放棄支持日本。積極是打出一條路來，使美國至少要考慮到中國對日應有的權益，而緩和片面的支持日本。積極是打出一條路來，中國也要分一杯羹，對今後日本的經濟復興，加以利用性的控制。我並沒有「勾銷」日本這問題。相反的，我覺得處理這問題，似可從現實方面來提出主張，督促政府，或較有實現的希望！

弟劉子健卅七年四月十五日於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

如欲避免漲價

即請直接定閱



許勇三的音樂

作品

戴文賽

今天是清明，又是音樂節。下午二時北平音樂協會在藝專禮堂舉行一個慶祝音樂節的演奏會，很大的一個禮堂全都坐滿了，聽眾差不多有兩千人。由各校學生表演，有六個合唱，還有獨唱，鋼琴雙奏，橫笛獨奏，小提琴大提琴鋼琴三重奏這些節目。晚上七時半又在同一個地方舉行一個水準更高的音樂演奏會，前半由音樂教師們演奏鋼琴，長笛，和我們的古琴，古箏，南胡，琵琶；後半由趙梅伯教授指揮的歌詠團演唱樂聖悲多芬所作的C調彌撒曲。聽眾更多，座位不夠，許多人只好站着聽。這兩個演奏會的熱烈情形使作者更相信我國對音樂有興趣的人是越來越多了。

現在寫這篇短文介紹當代我國的一位作曲家，來紀念今年的音樂節。北平以外一定很少人聽見過這位作曲家的名字，因為他的作品還沒有正式發表過。他的年紀還輕，今年只有三十三歲。他現在是燕京大學音樂系的講師和代理主任。他是作者的同事，同學，和好友。寫一篇文章來介紹自己的朋友似乎不太合適，作者因此遲遲未曾把這篇短文早一點寫出來；不過總覺得許先生在音樂上的創作才能實在值得介紹。目前我國能作曲的人太少了，能作好的，水準高的樂曲的人更少，而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却越來越多。所以一知道有值得介紹的作曲家，不管是熟人不是熟人，是同校的人是學校的人，都應當加以介紹。上月三十一日晚上八點鐘，燕大音樂系舉行了一個演奏會，全部節目都是許先生的作品。作者聽了那個演奏會之後，才最後決定寫這篇介紹的文字。

許勇三父親是一位鐵路工程師，對中國音樂很有興趣。許勇三也從小就喜歡音樂。他們是江蘇人，不過父親常在北方做事。許勇三十三歲在營口讀書的時候就開始彈

鋼琴；彈了不久就常在琴上彈出自己所幻想出來的音樂。後來到北平進匯文中學。在高中跟一位俄籍音樂教師學了兩三年小提琴。那位教師看出許勇三是一個可以造就的音樂家，就義務教他一些作曲的方法。後來他也跟鋼琴教師學鋼琴。

一九三三年許勇三考進燕大音樂系，正式學音樂。入大學之後就不再彈小提琴了；不過他和小提琴的關係對他的作曲很有幫忙。在大學裏他很有功地學習作曲的技術和練習鋼琴。一九三七年五月初舉行了一個畢業演奏，全部節目都是他的作品，有管弦樂隊合奏，有小提琴獨奏，還有獨唱合唱。

畢業之後到美國密西根大學音樂院繼續研究，得到音樂碩士的學位。一九四〇年回到母校音樂系教書。珍珠港之後，留在北平家中讀書作曲。勝利之後才又回來燕大。

許勇三對一九四二年以前的作品全感覺不滿意，所以更不想發表它們。這次節目的第一項名叫「迴歸曲」。這個曲用孔廟大成樂章裏的一個旋律做主旋，另外加上兩個副旋律，構織而成一個充滿中國風味的樂曲。它包括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序曲」，由兩架鋼琴合奏出來。第二部分是「賦格曲」(Fugue)，也由兩架鋼琴合奏。第三部分是女低音獨唱，以第二個旋律為基礎，接着是女聲合唱第一個旋律，由風琴伴奏。最後一部分是混聲合唱，由兩架鋼琴伴奏，把三個旋律同時唱出來。歌詞是「詩經」裏的一嘉樂君子，顯顯令德，介爾眉福，壽考萬年。

節目的第二項是小提琴和風琴合奏。曲名「牧歌」，悠揚婉轉，描出心靈對純真與永恆的實在的追求。利用對位法把一個牧歌式和默想式的安靜莊嚴的旋律加以發展。

第三項是鋼琴獨奏，曲名「TE短調胡拿大」，是最近剛作成的。它和經典派的胡拿大很不同。一聽就聽得出是近代派的，而且充滿中國色彩。它不分樂章，得一氣彈完，相當難彈。

第四項包括三個短歌：第一個名叫「明月」，歌詞用李白的「牀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那首名詩。歌曲是許勇三自己作的，很簡單容易唱。第二是新疆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第三是民歌「漁翁樂」，這兩個民歌由許勇三配上了很合適的伴奏部分。

第五項包括四個短一點的鋼琴獨奏。第一個名叫「插曲」(Intermezzo)，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曲子。第二個名叫「圓舞曲」(Rondo)，把兩個西南邊疆的歌

曲用做主要的旋律，一個活潑生動，另外一個則悲憤哀怨，成為很顯明的對照。第三個鋼琴曲名叫「夜曲」(Nocturne)，是一個充滿感情的曲調，把悲、歡、愛、恨、怨、希望、失望、絕望、全都表現出來，聽起來很令人感動。第四個名叫「舞曲」(Dance)。開始在低音部分輕輕彈出一個節奏顯明的旋律，跟着來的是一個雄壯的旋律，接着是另外一個更活潑的旋律。拍子越來越快，聲調越來越亮，配音越來越豐富，象徵着心靈的迫切的呼聲，熱誠希望得到自由，努力為自由奮鬥，終於達到了目標。

第六項是混聲合唱，歌名「清明」，歌曲用我國最著名的一首民歌「孟姜女」，利用對位法加以發展，成為一個賦格式的合唱曲。歌詞則用杜牧的「清明時節雨紛紛」那首名詩。第七項又是兩架鋼琴合奏，曲名「烏鴉」，用一個簡單的小孩歌做主旋律，發展為一個幻想曲。描寫小烏鴉對老烏鴉克盡孝道，終日在外面找食物，回到巢裏來自己不吃，先喂母親，報答從前被喂養的恩情。末一項又是合唱，「陽關曲」，歌詞就是王維的「渭城朝雨浥清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那首詩。歌曲是許勇三自己創作的完全中國味兒的混聲四部合唱，也是賦格式的，把離情別緒充分表現出來。許勇三最崇拜大作曲家巴赫，所以他的樂聲作品和一部分的鋼琴曲都和巴赫一樣地充分利用對位法的技術。大部分的器樂作品則表示他沒問題是一個近代派的作曲家。

目前印刷困難，也似乎沒有那一位出版家或熱心提倡藝術的人肯來(或有能力來)做一筆賠本生意，把值得介紹的樂曲印出來。作者希望許先生能得到機會把那幾個比較短比較容易彈或唱的鋼琴曲和歌曲發表，相信一定會得到國內外許多愛好音樂的人的歡迎。許先生年紀還這麼輕，前途還大。只要環境能使他安心地創作，將來一定會作出更好更偉大的樂曲來。一九四八年四月五日。北平

叢書預約諸君鑒

「政學罪言」「鄉土中國」「英人法人中國人」三書均已出版，在上海自取的讀者請自二十六日(星期一)起，惠臨領取。一切應由郵寄的讀者，如郵費業已補足，當於二十六日上午十一交郵掛號寄上。(關於補交郵費請閱四卷七期十九頁)

「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書評) 樓邦彥

France Between the Republics, by Dorothy M. Pickles, Love & Malcomson Ltd, London and Redhill, 1946, pp. 255.

法國踏上了第四共和的道路，業已一年有餘了，它的前途將如何，尤其處在這千變萬化的國際環境中，一切皆非我們所能預料。對於這一個在歐洲舉足輕重的國家，我們若加以認識，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傳統以及革命後的政治演變固為我們所不能不加注重，但是法國在二次大戰中的遭遇更是為瞭解當前法國的最好根據。關於後一方面的材料，雜誌的文章以及單行的書籍已經足夠豐富了，但多數是片斷地限於一個階段或一方面的問題，Dorothy M. Pickles 的這本「兩個共和之間的法蘭西」的確可以說比較完全的，並合乎整個性的條件。

就本書所敘述討論的範圍講，對象是法國，時間是兩個共和之間。法國就是法國，無庸說明，所謂兩個共和之間的兩個共和也許需要一點解釋。法國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曾經有過幾次共和，大革命結束了舊政權 (ancien regime) 而產生了所謂第一共和，可是不斷的波折，數番的朝代變換，到了一八四八年才又有第二共和。第二共和的壽命依舊是非常短促，經過了路易拿破崙的稱帝以及普法戰爭的慘敗，乃有所謂第三共和；這第三共和在大革命後的法國歷史上存在得最長久，却沒有能夠渡過二次大戰的難關，戰後法國掙扎着復興，在一年多以前，它已進入了第四共和的階段。本書所謂兩個共和之間，便是指的第三共和與第四共和之間，實際上也就等於是二次大戰期間的法國。

說得正確些，第三共和滅亡於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第四共和建立於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一九四〇年七月十日，巴黎業已為德軍所佔，國會兩院組成國民大會在維琪集會，於那一天議決建立獨裁的貝當政權，第三共和便遭遇到它最後的命運。從那時候起一直到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巴黎的光復，整整四個年頭，乃是法國在近代歷史上的最黑暗時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第二次憲法草案再度交付公民復決，終被通過，第四共和於焉建立，今天法國人民始終處於困苦艱難的環境中在構築着這新共和國的底層基礎。法國人民不會忘得了在兩個共和之間的悲慘命運，他們的國家在短期間也難以擺脫得了兩個共和

之間的遭遇的一切後果的牽連。在這兩個共和之間，法國由戰敗而進入黑暗，再經歷黑暗轉為復興，那是促成戰後法國的一個莫大關鍵。這些在大體上都是本書所要分析的內容。

全書分為兩部份，第一部份是一佔領的法國，第二部份是「解放後的法國」。第一部份共包括四章，分述第三共和的滅亡，維琪政府的統治手段與它的失敗原因，德國的佔領政策，以及抵抗份子的海外與地下活動情形。作者告訴我們為何在出席維琪國民大會的六百六十六個參眾兩院議員中，竟然有五百六十九人投票贊成成立貝當的獨裁政權，她的主要解釋是大部分左翼黨派份子的和平主義。這和平主義的根源是由於初次大戰所給予法國的重大犧牲，戰爭的悲劇致使很多法國人民不論黨派都認為和平是法國的唯一出路，法國的最新信賴國際聯盟與集體安全是由此，它的先後對墨索里尼與希特勒一再妥協也是由於此。就整個的法國說，和平主義者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空想的忽略現實的和平主義者，第二類是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者，這一部分人對於戰爭所持的態度相同於英國的獨立工黨，第三類是親法西斯的右傾保守份子，他們沒有政治理想，祇是隨時主張與法西斯國家攜手而已。這確是事實，除此以外，恐還須加上由於當時戰場失利所引起的自信心的喪失，給予狡猾的政客如賴伐爾之流以遊說的機會。一切皆在混亂中，第三共和也就在這混亂中迎來了死神。至於貝當與賴伐爾等的無恥以及德國的殘酷，作者的描述確是夠透澈了。她又訴說了許多可歌可泣的抵抗份子在地下的工作故事，讀了不禁使我們感覺這是當年我國淪陷區的一個極好對照。

關於「解放後的法國」的部份，牽涉的範圍較廣，作者從北非臨時政府說起，她提及了許多法國人回到祖國後所感覺到的失望，她又敘述了法國在解放後的政黨與報紙的情形，戴高樂將軍的問題，審判法好的經過，臨時政府的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第四共和成立前夕的政治動盪。作者對於戴高樂將軍問題的討論，雖不能說詳盡，但頗具深遠的見地。她承認戴高樂是法國民主前途的障礙，今天

的我們當然更能瞭解這個威脅是不能忽視的。一假定獨裁的危險竟會變成真實，法國人民所能聽見的乃是他們自己，作者的這一句話是值得每一個法國人加以深切考慮的。

總之，這本書的長處是材料豐富，但正因為過於不修其詳，就未免瑣碎而較雜亂，而把全書讀起來，很有讀舊新聞報之感。每一個作者總免不了有成見，本書作者的成見是到處強調她的國家——英國——和她所描寫的「不幸的國家」——法國——之間的徹底諒解與合作，在她看來，英法諒解是兩國安全與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保障。我們固然不否認她的看法的局部的正確性，但觀乎近來國際局勢的演變，問題的關鍵恐尚不止如此單純。書末有一附錄，作者列舉了解放後的法國的各黨各派，並簡單說明其歷史與重要人物，這對於一般讀者頗有參考的價值。

觀察叢書出版

政學罪言

潘光旦著

二六〇頁

基本定價：二十六元

掛號及包裝費：二萬二千元

鄉土中國

費孝通著

一一〇頁

基本定價：十二元

掛號及包裝費：二萬二千元

英人法人中國人

儲安平著

一一〇頁

基本定價：十二元

掛號及包裝費：二萬二千元

右書照一萬倍發售。